



特へ 16  
2752  
22





門 16  
2752  
卷 22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六首

贈中憲大夫太僕少卿桐岡陳公暨配太恭人

林氏合墓誌銘

陳公之為諸生也則已有聲矣而數試不利發憤至  
冬夜剡水沃足以醒憤林太恭人緝緝澆而佐讀力  
慰止之曰君誠念一第奈何以君身殉乎且身在何  
憂第贈公弗聽竟積勞吐血死時甫二十八而亡子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購求



太恭人少於公四歲在死者數矣已而曰誰為我食  
王舅姑也亡何王舅亦卒而又亡他子姑楊業已老  
謀當為王舅子者於是封公以從子來而稱姑楊之  
子其配亦號林恭人與太恭人併力以食姑楊蓋均  
婦道矣姑楊安之曰吾嚮者虞亡子而今得二孝婦  
庸詎亡子乎久之封公舉一子曰桂芳已又舉其次  
曰聯芳而太恭人喜可知也曰贈公庶幾有子哉於  
推聯芳以後贈公而二母均誨之林恭人忘  
之後贈公也太恭人之忘桂芳非贈公出也蓋  
母道矣姑楊九十而始塲當疾革時二恭人晝夜

侍湯藥浣滌廁姑楊不勝憫指謂曰天乎安能使二  
孝婦俱受一命以勸天下乎而亡何聯芳舉於鄉居  
三歲成進士太恭人進林恭人而返之曰而出也吾  
敢以干乃享林恭人固遜謝曰夫孰非子業已後贈  
公矣於是聯芳司理金華太恭人則就金華養所以  
諄誨司理如雋母於是司理有治辦聲擢為御史當  
出刺諸鎮以便道省侍太恭人誨之未嘗不如司理  
時也於是御史復有聲得封太恭人為太孺人久之  
御史進太僕少卿遇 天子登極推恩贈公如少卿  
官太恭人亦進今封所贈少卿制曰稟資穎異植學



精勤駿業所基遺澤斯在其封太恭人而曰婦人之  
德專貞為上故有守從一之經抗靡它之誓斯其節  
已足勸矣況於為夫置後訓子成名兼是數難卒酬  
所志而國家可無旌命以顯被之太恭人已拜命歎  
曰竦然未亡人何至足辱 王言 天子九重沉沉  
乃能悉一髮至此耶而會少卿以貶恩請封封公如  
贈公林恭人如太恭人章服禮秩如一太恭人乃復  
歎曰吾今而後而始安稱母矣吾耳時時若寓王姑  
幼時語者吾可以見吾姑矣已又曰吾可以見吾夫  
子矣其明年太恭人八十有五少卿旦暮懷思欲歸

侍而厄於例不得請太恭人感末疾俄倏然逝時甲  
戌之六月八日也少卿慟欲絕稍蘇乃次太恭人事  
而授簡不佞曰荷 主上恩無負吾母不肖乃君吾  
母母幼而不肖不及躬訣視含殮又嚮者少不及以  
旌請也幸主上自知之耳嗟夫太恭人十六而歸贈  
公歸八載而寡寡十八載而始有子有子三十餘載  
而封稱太孺人為太孺人四載而又封稱太恭人視  
第四品可以言報矣夫八載而離贈公離六十四載  
而後合不亦遼遠再世哉顧所握手而訣六十四載  
心如一日也方太恭人盛時有欲奪其志者即姑楊



弗能抗也而太恭人以死矢之當其時而死即死矣  
天固有少卿以不死太恭人也贈公少負材行篤學  
弗究其望後已絕而竟不絕乃太恭人匪惟代事姑  
揚誨少卿也以一髮把持門戶斬斬不旁落閩人士  
灼然能稱道之不佞誠陋安可以陋辭按狀贈公諱  
鳳岐字某別號桐岡居士太恭人諱瓊字女佩能讀  
孝經內諸書精女紅婉戀有淑姿封公名某今尚在  
少卿即聯芳也娶於某有子某某孫某某墓在厥山之  
之與其將塋也 天子復憐而予之祭一銘曰  
壽為艾之俾弗續疇為齒之熾以穀其錫蟬爰寵光

百年匪人也天矢節銜辛以翼子孫匪天也人

明封承德郎禮部祠祭署郎中東婁徐公暨配

陳安人合葬誌銘

徐祠部公卒之七月而其孤荆州守學謨以狀與書  
來泣請曰於乎吾宗自栢翳而後支於彭城播於江  
曰練祁為崑山再隸為嘉定蓋世母顯者至祠部公  
始稍稍慕經術用啟余小子獲從事秩宗南渡之系  
寔有聞於時矣嗟乎布衣之業誠艱難哉余小子何  
敢忘余小子何敢忘又曰吾母陳安人之歿也蓋先  
祠部公十又三年矣厝而弗克塋也弗敢先也今將



敬而合之以吾子之辱交於不肖也其寵光先祠部  
公而為之志若銘焉死且不朽其以祠部公之餘而  
及先安人馬亦死且不朽王世貞曰善乎荊州君之  
為其親言也獻足徵也夫祠部公者則吾丈人行也  
吾何能辭祠部公徐氏諱甫字德清別號東婁居士  
其先世曰亮者饒於財嘗治酒肆邑西里號徐公坊  
自徐公坊廢其後世益貧三傳而至處士公經配  
諸氏寔生公處士公有六男子貧不能贍乃出公為  
唐氏贅壻未婚而唐女卒唐氏故才公謀內他女女  
公且啖以橐中公笑曰男兒生不自力已矣寧依

人求活耶竟謝去久之乃始娶陳安人者里中著姓  
年十九歸祠部公是時處士公已歿獨母諸夫人在  
安人所以事之甚備有孝稱祠部公業尚少則已多  
長者游而又特善權奇術居無何稍有田廬埒中人  
產然性好客即酒一卮豚一盂必與人共之客至輒  
豪飲竟日夜度不醉不止公竟錄好客故不復校治  
生至中歲家益落乃慨然曰吾尚有子可教是安能  
困我於是延塾師課責荊州兄弟業且就屬歲侵陳  
安人脫簪珥以治食不給緝緝洗佐之又不給至日  
咀藜為食師憐其意終不忍求去里舍兒謂之曰唉



是書能遽五鼎汝乎公弟顧已荊州君舉進士高第  
為兵曹郎蓋祠部公日貴重有家矣當公微時聞行  
至徐公坊故址輒泫然曰先澤猶未泯也我必復之  
至是即其址治第馬而陳安人乃益佐公拮据家事  
不少休人或風之休安人顧嘆曰富貴寧生有哉柰  
何令吾遽厭微時事耶亡何安人竟捐館荊州君歸  
服除改吏曹郎入典內制稍遷祠部郎中祠部公獲  
封如其官公雖貴以陳安人捐館故意不自憚頗飭  
治聲伎蔣花竹疏泉壘石日益召故所飲客飲口毋  
詫我貴人我故徐某也公性坦洞不為城府而特好

施予時從郡縣長令游請多居間解救絕不欲乘人  
危而所解救亦不甚責報以故人人慕說之即郡縣  
長令從公游者亦懽然不自疑避時荊州君郎祠部  
久次有聲顧出守荊州意公不能亡望公第戒荊州  
君好為之而荊州君坐為民持市租地忤藩府起大  
獄相窘聞者謂巨測公歌呼飲自如曰兒即死封疆  
耳且是兒尚徐氏有耶獄竟白荊州君念公春秋高  
得移郡歸相見懽甚公顧左右汝曹率豪服不見二  
千石歸布素乎於是事有所屏損曰勿令兒知也公  
故病瘳久治弗驗一日有道人門馬跣語公曰若何



苦曰苦癯道人探囊中丹如粟餌公令少卧即愈如  
言而癯愈行求道人謝亡所見又嘗汎小舟吳淞江  
夜遇颶風飄入海公自度必不免已聞空中款者若  
婦人質明舟送還江口矣公雖老健少疾而又負此  
二竒謂必不死時時促荊州君往就郡次且不忍行  
俄邁小疾遂卒公生以弘治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  
卒以嘉靖甲子八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五安人生  
以弘治丁巳五月二十九日卒以壬子十二月二十  
六日享年五十有六有男子二人長學禮太醫院醫  
士慷慨重然諾有父風娶李氏次即荊州君學謨娶

歐氏繼王氏繼金氏孫男二其一明佐後學禮者其一  
兆曦學謨出孫女五人塋項涇原之陽荊州君又  
曰二老人厓一生以締造徐氏偉矣功施來裔可比  
於有國者不遷之主孤何以報稱哉世貞謂之徐志  
銘曰

窮弗戚疇肇基迹曰祠部公之力貴弗盈疇相厥成  
曰陳安人之明於乎二老人寔開徐先百世不遷曰  
是唯荊州君之言

封吏部員外郎鹿野張公暨配戴安人合葬墓

誌銘



張公諱革字汝清其先蘇之嘉定人有得貴者商於蔡遂徙為新蔡人生義官公罕罕第四子巡檢淮娶於安無子子他姓者伸繼娶於崔生太學俊則公之父也公生二歲而太學公物時崔夫人尚無恙母梅年二十一矣哭撫棺曰吾必從吾夫子而地下游已又哭曰吾不獲死也是丑代吾夫子而子代吾夫子而父張公甫能言即母梅所授書成誦矣十歲受從兄芷詩屬文以敏妙聞已又受易鄉先生林時林君故為國子司業雅自負也謂公故經詩也發易難幾數十而公數十答辨不窮林君驚曰生詩而易耶休

矣無所用吾矣蓋公驟為易多所自得不顯其師門語竟用易補邑諸生屢試高等汝寧守賈名儒試公而賢之所以饋勞非常且欲以事交公汝南有冤獄久不決其家行千金求公居間公大驚曰諸生能居間郡太守耶趣去母汚我然公宛轉為守直其冤不使知也當太學公生時多讓腴田諸從季而身取其瘠者又嘗焚貸券子錢出不復則母益損比公孤兒時立壁矣恒依其它姓諸父伸居驩如父子無間公當郡試而伸以病亟聞公遽歸曰負守期重乃至責耳歸及訣而卒久之大母崔卒又明年伸之嬾俎卒



其又再明年而母梅卒公咸自力喪事一切辦具不以旬拾累人至哭母梅而痛可知也晨夕號於墓曰天乎不以孤餘年及事母母實兩大造我何以報也公以再持服故久諸生間顧其文日益高名日益起翁公大立始視學政而公有子九一齒舞象矣試之冠諸生其次即公問知為九一父而歎曰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耶然公長者幸為吾兒授經得以九一從巡撫都御史端公廷赦聞而遣其子師焉公坐上坐呼二子前吾不能以若翁故抗而法於九一也九一尋成進士試黃梅令治行聞入為勳部主事累遷選

部署負外郎課最當封於是公年四十七稍倦經生業矣作而曰男子何必身行志哉籍令未五十為吏部郎亦非晚也乃就封如九一官而配戴為安人戴安人者江陰公某女也母曰張媪張媪能讀內則女誡諸書以授安人輒習又精女紅婉孌寡言咲張媪內竒之謂江陰公是女必貴母子庸人江陰公為偃蹇數壻最後得公曰母謂張生孤孤非能困生者安人之歸公屬公大母崔與母梅在手謂脩髓醴醢敬進之以其次佐公讀又時時佐公賓客還往人各得其意而所自儲朝夕乃最下草具張公之治四喪戚



不廢易實安人成之也公既久諸生間鬱鬱不自得安人徐解之曰孫卿有言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且夫貧賤何損丈夫哉公為改容謝曰有是哉吾幾失吾德曜也而九一之令黃梅也公與安人偕就養當退食公觴屬其家人曰陶士行餉母官鮓卻弗受樂羊子之妻使其夫愧遺金鄭均之弟自食其力乃可以稱人母若妻及弟耳安人則七食而屬黃梅令曰令所平反獄若而人所教養若而人令具以報而後進七食也是時稱循吏者首黃梅令云黃梅饒佳山水令以公好之請游則不許曰比懶不

欲游公素好飲至則飲少酒曰吾比惡飲翛然一室圖史矣公始負氣矻矻不可下既貴務折節為恭謹寔行燕中視吏部郎一僮從蹇後蹶蹶行不知其郎父也邠任職毋害有獨好為詩歌從同舍郎宗臣游亡何宗生斥補外藩而不佞世貞坐家難削跡雜傭保蠹饘都官獄郎又從不佞游時時尉勞泣相對也人謂公柰何棄郎傲吏間不已而又棄之與纍偶不虞株累耶公笑曰固也吾乃使之非而所及也仲子九二受易有聲邑諸生亦棄去為詩歌公時時稱吾家第五何必減驃騎哉郎坐司封時執不為魏公封



妾忤時相遷散卿又謫丞廣平已稍遷湖廣按察僉  
事進右叅議復有前郟當調公無幾徵見顏色第趣  
酒勞叅議曰甚念兒宦游遠今歸矣公時時合鄉長  
老高會雍容是都又為睦族會使其子弟以次上壽  
歌行葦代木詩終之以戒勉歲課秫百畝益醕釀百  
甌呼所厚者盡之乃已安人莊事公而相驩至白首  
欣欣無忤色第伏膺祠蒸則未嘗不悽然相對泣歎  
身之不及事太學公也與母梅之不及貴也念獨張  
姥在得少珍味即以遺之旦夕女奴候安否旬日必  
迎致厚奉養然卒歲不一歸寧或風之則曰竹竿載

馳詩不云乎哉夫婦人不輕離其家禮也公五十八  
而病肺病五月而欲遺令教其三子曰余孤在周歲  
天悔禍於張氏俾承斬焉欲絕之胤以天之靈獲遂  
牖下漢昭烈謂六十不為夭吾行開六袞矣見若抱  
子勝管輅若母儷余以老傍絕姬媵使余脫然而亡  
戀勝魏武鬼之為言歸也天實欲逸我以歸而何悲  
也夫錮石擲者猶有郟羸塋者矯而廢禮昔范史雲  
令氣絕便斂斂以時服龔君賓衣周於身棺周於衣  
梁伯夏殯已開塚塚開即塋吳季子封墳掩坎其高  
可隱吾甚慕之若輩母復有所加也至朔而曰吾夜



夢二十一神降吾室豈其期乎二十一日果卒戴安人哭公慟成疾即覆藥亦五月而欲呼三子屬之曰吾豈不念若曹以得從若父游地下足矣遂不食後五日亦卒安人長於公三歲子九一九二其季為九三邑諸生也九一娶於王封安人有子三體震體蒙體咸九二娶於章繼娶王九三娶於曹女二人其嫁者杜化蛟章守嘉王見善孫女八人公為人長身白皙踈眉眉個儻自喜其急人甚於已嘗與太僕王齊以文通太僕卒而子貧走父客亡應者公愀然口朱益州著絕交孝標廣之吾始知而不然今乃信矣捐稅

租稍稍廩其家且為邑稅踐更以詩所繇從兄芷授也曰微伯氏之教不及此計為其孤九錫入貲楚為國官九錫亦自力能文楚王稱之又嘗倡其邑人橋蔡水所費亡慮數百緡蔡自是不病涉矣公於書鮮所不窺其為詩易晚而篤好之非以訓故合也屬文歌詩甚習自九一之業成絕不復構思曰兒子輩饒為之母苦溷迺公為九一既合葬公及安人城西張橋之陽而自為狀扶服數千里謁不佞誌銘不佞始泫然泣也乃讀其遺令則爽然自失矣達不為放潔不為絕其猶在莊周陶生上乎張氏世世工女節安



人有加焉以身殉公不眠所產正位外內庶幾哉張  
史矣是宜銘銘曰

是孤而彊以亢其張人文所由昌是婦而賢以相厥  
天閭範所由傳疇坦而歸疇順而依其偕即安於斯  
穀不百歲而穴千祀其永大庇來嗣

封兵部員外郎龍溪劉公墓誌銘

劉翁生二十九年而舉中丞君又二十八年而中丞  
舉進士又七年而封又二十年而卒且卒而沐浴具  
衣冠命中丞前曰日以而之幸于鱗也以徼惠於王  
父之銘即吾死誰當銘者中丞飲泣謝不對固問之

啞然曰將元美乎翁咲曰吾志也促置酒五行稍區  
畫後事曰去吾之明日逝矣果以明日逝元美者不  
佞世貞也又三年而中丞以書與幣具其事介鄉進  
士吳君楚材之狀來請曰治命也不佞不敢辭按狀  
公諱縉字一紳龍溪其別號也世為崇陽之南谷人  
其先避擁茶徙宜春數世歸以南谷蕪不可業乃居  
烏土山之陽坪四傳而為宜春簿吉有能吏稱吉三  
子其仲曰鐸鐸五子其少處士公紹箕儒而俠即于  
鱗所為銘其墓者也處士念其姓恣恣無顯時而會  
翁長乃始受麻城高生春秋久之無所得還白父曰



兒非薄書生不為顧於中不了了請得更業而奉大人朝夕去而業農不足則又業小賈旁及相馬飯牛牧豕種樹陂魚之術無不心通者什一而息之稍稍具伏膺矣而娶甘安人母子其貳汪安人生子即中丞少而警異翁乃更前白處士曰是兒也授之書了了度可以竟大人志乎而里中豪有齷問左人產者翁不平數目攝之間以擿之人豪恚構翁邑令令與豪有連乃捕翁寘獄榜苦之二月而翁不伏釋之時以屬疫傳甘安人病死翁大慟曰吾不能直弱者而以身為豪餌固當柰何乃使家甘心媪異日何以見

地下於是益課責中丞業日至補邑諸生人或以質翁曰未也我安能長為諸生父屢屢脫蹊更而中丞舉鄉貢人皆賀翁曰未也俄而中丞下第歸翁謂舉子居自以易貴優其身而從鄉里少年博飲恣狎邪游耶即不得稱吾子所以操之一切如諸生中丞遂成進士授潮陽令還里汪安人泣而語之曰若猶記崇陽令之枉若父乎幸一切毋枉人翁呵之曰令安得枉人令自昵豪耳聞潮陽倍且什之汝無昵豪而一日忘閭里兼照之心即時時念母所以死狀何繇枉也中丞謝受教遂為名令而其遷刑部郎改兵部



俱以扞虜見功名出僉事貴州遂為其忝議復皆有  
兵事所撫苗萬五千上首虜二百餘最後為淮揚兵  
備副使大破倭寇超為按察使至今官時翁家居而  
所傳警急安危百端人或以誅翁翁笑曰兒故有汗  
馬志安能不任之即死死職也而忌者薛中丞當調  
歸翁喜迎謂之曰吾嚮者不敢以而為子數今真吾  
子矣人或謂中丞非久且復用翁不答邑大夫以中  
丞故嚴重翁數延為鄉飲大賓翁遂巡謝弟肯應也  
出恒騎一欵段曰吾幸不之筋骨而柰何駕人車自  
其微時嘗鬻鬻病豕人償之如恒豕翁曰豕實病歸其

半直家人有拾遺釵者公聞其為隣婦遺也袖還之  
至中年而積千金者再輒散而行其德屬大饑穀石  
一金翁為減半而糶弗及者人予穀一斗毋責息也  
環翁而里者靡不衣食翁三族無併日炊者矣而翁  
又樂施予務可喜事環翁而橋道即舍宮寺靡非翁  
題名矣吳子之言云劉翁大詛章章得諸天性其不  
得于豪之謂何晚乃不以為怨匪不報之且畀之德  
移其子於治平抑何質行長者也當劉翁貴勝時豈  
不能立致陶僕乎乃所取于人若污與人若棄即與  
人若棄而自致糸織積勤彼見以為生難也而三族



不自知難以取翁若寄者何也今之君子豈不亦讀書有當世之慮獨於曾行長者媿心哉是以有功于中丞所繇來遠矣君子謂之知言翁得壽八十有四子一即中丞名景韶以戰功顯而能文章成一家言娶於張封安人有三男子日孚以功授武昌衛指揮僉事娶戴封恭人日益日躋俱天孫女五適千戶陳邦本太學生汪潮海邑諸生龔衍材曾孫男三女五葬其所銘曰

天寔答爾以令子而貴爾且使爾黃耆以食其祉為子貴爾耶為爾貴爾子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

先脩此三者故全爾之貴爾子也誰曰不然

明故封承德郎南京禮部主事王公暨元配顧

安人合葬墓誌銘

吾王氏之雋兄弟特超科甲轂東南者曰光州君三錫都運君三接其王父曰封禮部公三接為都運時禮部公業七十矣來需言於世貞世貞不能為人壽言乃獨為公言大畧以公廉取而謹予簡嗜慾齋精氣善居於人而無忌於天為能合於老氏計然之微筴而後六年公竟以壽終又六年公配顧安人亦卒都運君乃采公之事行為狀而借光州君來曰維大



人吾先子所素辱習者也敢以不朽請按狀公諱時  
暘字暄之別號樂葵其先為宋司諫公浙之分水人  
又數世而為古川先生仕崑山州學正因家焉為吳  
始又七世而為公父諱某娶於時有二子公其仲也  
少穎敏讀書日記數百言從故侍郎周公京兆尹柴  
公游咸器重之以易補博士弟子徃徃為諸博士第  
子冠而會公父兄俱先後卒獨公與兄之遺孤任用  
在家故薄又其先領區稅代賠且盡至遺田若廢立  
者僅百畝乃喟然歎曰大丈夫豈立稿哉吾不能結  
俠行賈鑄山煮海細之又不能販脂賣漿博戲胃脯

竊奸民餘夫知闕則脩備時用則知物此吾所度幾  
耳時已娶顧安人安人素明達乃相率折節而為勤  
儉其課耕紡率勞食與臧獲之口取下程勞取其上者  
食取其下者以為常而有天幸屢歲得以益斥旁產  
稍稍饒矣例貲入太學祭酒先生試而奇之戒公毋  
用貲生禮見諸貲生多三吳富人子脂轄怒馬鮮服  
媮食相高而獨公晨起啜一粥敝屣弊簪造館也其  
豪偶竊咲詆之公自若居數年而公所撫從子任用  
應鄉薦三年光州君成進士又六年都運君復成進  
士至為南京禮部主事封公如其官人或謂公今獨



不能驅羈其衣連車騎交守相快素所不快哉今公猶舍家翁得無為諸貴人父笑乎公不答諸貴人父間要公謁官長時有所干請公獨無所干請曰吾不欲借兒子輩面也當其脫冠服時無所從知為公食稍日益一豆出益一蒼頭以此異貧時事耳公恒言是脂轄怒馬鮮服而媮食者少年安在然當公之食貧計獨與顧安人身之其奉母時太夫人備甘醴即時時取給顧安人簪珥不恤也念太夫人老不欲離左右至逾吏部選期不起天子封公之辭曰孝友著家庭忠信孚鄉黨蓋實錄也公豐輔廣賴麥唇美

鬚髯望之知其為鉅公長者豁達無城府第口不欲掩人善惡以故多疑畏公者然稍益習之益安之矣公卒於嘉靖己未享年七十有六顧安人少讀書知大義恂恂孝敬能佐公起家卒於嘉靖乙丑享年七十有九有丈夫子五人長即三錫守光州用持法忤上官歸娶吳氏繼某氏次即三接累官河東都轉運使敷歷中外有名臣風娶歸氏次三顧太學生娶金氏繼梁氏又次三聘上林苑監署丞娶朱氏又次三重邑庠生娶高氏女四人長適禮部儒士張必震次適邑庠生沈象賢又次適趙擁又次適邑庠生歸有



翼孫男十五人重鼎娶丘氏輔鼎娶毛氏俱太學生  
貴德娶張氏榮鼎娶顧氏俱庠生為三錫出南極人  
極俱聘沈氏為三接出道成邑庠生娶朱氏道敷娶  
金氏道平邑庠生娶何氏道中太學生娶關氏道熙  
娶秦氏道純幼未聘為三顧出道明郡庠生娶陸氏  
道晉聘李氏為三聘出調鼎太學生娶錢氏繼張氏  
為三重出孫女八人適郡庠生葉恭炆太學生徐胤  
錫邑庠生顧允諧州庠生張世懋字潘執中俞汝讚  
餘尚幼曾孫男七人泰亨復亨臨亨恒亨納諫納講  
曾孫女五人凡為中外男女四十三人嗚呼公不巧

為產而產日以裕不饒而媵妾而多嗣人不業養生  
家言而壽考以終若此豈可與豪鷲輕俠者道耶其  
窆地在崑山西小虞之新阡日以隆慶丁卯十一月  
之初九日而余為之銘曰

謹予以達名廉取以遠利曰母為造物者所忌疇報  
爾儉勤曰本富而晚貴亦錫爾賢裔亦錫爾終儼西  
小虞之阡曰歸於是安於是

明故封文林郎廣州府推官芸莊駱公墓誌銘  
公諱璋字伯瑜號芸莊鄉人人稱芸莊公晚受行簡  
先生封為廣州倅於是人或就稱廣州公云駱氏世



於會稽著也其先譜書金郡右姓頗號推金字譜駱而族之碩指繁又多樸茂長者習農事而其穎為儒衣冠自榮壽公以儒授其子愛松公而內文不得為世用愛松公子曰靜庵公始儒顯也起家萬令賢有聲後令萬數十百人終莫能上靜庵公云而官竟不大遷輒棄去還為鄉先生挾齒德長於鄉靜庵公卒娶袁氏有丈夫子三其季為芸莊公公生而袁夫人坐蓐風故捐舍少伶俜寄乳殆數四矣卒不死而其子襁負中已屹屹有巨人志九歲而靜庵公之萬萬絕遠不復能携公中表來唁勸曰兒留不虎狼食耶

靜庵公笑曰是兒非可虎狼食者去弗顧公則已把家政日出而就塾師讀諸子書晷而課耕織至炊澆米臬醢醬瓦木所擘畫必當用而其役任臧獲大小咸中能日料食不浮口使有繼而已而不為市競什一甫冠其家與學俱稍稍成而竟以家故罷應有司辟靜庵公於令索廉亡羨貲獨身與圖籍歸公安之也公益勤補其乏而時致甘旨奉靜庵公靜庵公不復問家事安公也公貌朴甚恂恂寡言咲而中洞徹於表食惡肉乃獨喜食酒及魚魚取鮭小者而酒不甚能醉故貧亦天性然閭里群惡少年間來誘使過



狹邪不應恚要而脅之疾病卒不應而眠何苗者鬻  
其郭外田問畝率直六金公行視滕曰土膏六金已  
耶畝更率一為七金而苗以非覲得大愧服公不欺  
公既傷靜庵公官少達而已幼孤抑其志農則撫先  
生泣曰我駱氏之先金書煌煌卜幽宮於大風繇曰  
載昌不肖未有應也爾勗哉先生聽亦泣乃更益讀  
書博而務湛淫之思已補博士弟子校有司則亡不  
首冠而諸博士弟子多去成進士先生最後乃薦應  
天釋褐廣州推官臺使者前後代上最高第以滿封  
公如其秩適先生便道過從稱觴壽公得冠而緋見

郡守相日置酒高燕其鄉人榮之然先生服公教不  
以巧藏宦竟坐飛構報免日跼躄跪謝過公莞然曰  
置之夫靜庵公志者非也耶且廣珠璣犀玳瑁果布  
之湊也爾不一見橐焉而人蒙之是何異跖盜誣伯  
夷耶吾小而安靜庵公之廉吏遺也老而安若之廉  
吏養也促具酒及魚為引滿至醉而先生亦陶然遂  
忘其不為官久之公竟以老疾終正寢享年八十二  
配薛氏封孺人長即先生名居敬行簡其字次居禮  
女一適陳瑤孫男三大田大山大年女一適吳允曾  
孫男三延祝延徽延康女三塋於冠山之原公所自



擇也先生啣哀著事狀而寓書門人某使為銘曰  
於惟駱公內言炳晰孝弟明經服田力畜豈伊不敦  
而阻交辟遺安則榮養志斯懌我冠山永奠冥宅  
其喬蒼然為厥手植佑爾孫嗣俾大蕃息俾大戩穀  
勿替有翼

封文林郎句容令懷梅丁翁墓志銘

余里居而嘉善人丁君賓為句容令其治所與家俱  
距余四百里而近諸自句容來者無不嘖嘖稱令以  
為在古桐鄉中年之間而嘉善人則又亟道丁君賢  
不置已而曰非獨丁君賢也乃其父尤長者余故已

自廢物外然不能盡忘所謂賢長者而丁君繇令高  
第入拜御史今年正月忽舍御史冠而冠麓麻特竹  
而來謁介其友人管大夫志道之狀以請曰父已矣  
所藉以不朽者惟先生大夫亦曰是狀也御史之兄  
寅草也而不佞潤色之不佞以御史知丁翁以御史  
兄草悉丁翁是故狀而無愧色也余乃曰吾故聞丁  
君賢而其父尤長者何敢辭志曰丁翁者諱袞字龍  
卿父曰梅隱公乾母計夫人其先五三公自宋理宗  
季而顯數傳為黃州府判長如又四傳為梅隱公公  
之生兒時已穎拔有氣概當與羣兒戲澤中相者過



而目屬之曰是兒也不貴則大富且能以名見重公亦雅自負曰貴富易耳不以名見者非夫也於是梅隱公陰器愛之授之書與貲不問而亡何梅隱公卒時公甫弱冠而諸弟庖表褒咸稚不任乃街毀庀喪事小緒即拮据理家秉奉寡母撫諸稚中外謚如也然坐是不竟治博士家言而其間左豪故難梅隱公而少公者謀起獄窘公所訟牒後先且三十六紙公挺身出而直之諸少公者咸服而一族子獨囂以公故腴田九百畝為贖券淺直投餘姚之貴人某貴人來行田公長揖曰貴人故貴耳不能加桑梓即某欲

事貴人不敢以先人之饘粥為贄貴人無以應曰與之邑庭質之公請攝諸佃人與族子對呼曰某某其族子不能識也取券而驗其跡族子跡也乃以其田歸悉分授諸弟曰善有之母以飽他人眼也公所治家其操放大率如梅隱公而加精又出之以恕諸勤苦必先其臧獲所分而甘必取後以是咸感奮不愛力南畝益拓公世世長賦至公而益欲然不一切避曰吾而逸誰當其劬者令治城備倭計工分任公獨得水門或謂寇來獨為若耶公曰夫孰非我宗黨閭里且徃役義也卒以先期就里中貴人聞而有所徇



屬令好語公素勇役是不能一相代乎公曰役吾役為義代他人役不為義且某非貴人家馬牛也令亦無如之何於是里貴人相戒毋敢加公益折節為恭謹丘子某營踵門而詈公公歛衆入避之居三日其人忽暴卒人以賀公公愀然曰非意所及也公既以羸聞諸緩急告貸者輒得所欲去狎而婁至應之無倦色且曰錢者泉也又通寶也是安能虜守我公恒謂少孤奪治生不能終博士家言以為恨吾有三子安忍棄之農若賈乎於是長子宦最穎工屬文早天寅與賓之所就外塾經師斥置書籍其直不復為貲

省矣寅既補邑諸生次當賓而學使者家比壤故有連居間者相屬公聞而笑曰吾解授子經不解授子謀進獨謝弗往而賓已褒然登選久之例具升太學上舍明年秋當應試二子文皆在高等而寅以小迂格見斥賓報至公不色喜曰小兒子乃遂敢先兄耶既寅歸而得所以見斥狀邑邑成疾公慰之曰兒幸有身在何虞也一第外物耳自是賓之舉進士及為令公皆有所訓勅而於令尤切曰吾嚮者旁視令不職噤不敢吐今可以吐矣寧拙毋巧寧緩毋急唯勤與廉可以補孱勉旃哉令以是淬厲有聲其滿考而



封公如其官御章服與諸薦紳齒委蛇若素習者却而從田父野老游又快然適也守相數以鄉飲大賓請謝弗應居恒謂富貴而過自損故善猶為富貴動也然跡其舍堊乃更閭閻減敝矣公生平喜赴義一飯之恩不敢置之然亦不能忘睚眦晚而與俱化性朗爽不設城府與容語必肺腑一然諾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蓋環公里而衣食凶吉之費多於公乎取公末疾垂四載為禱請仁祠踵相屬也沒而哭之巨弗慟者語云富好行其德即公所行德寧借富哉公時時念梅隱公蚤逝不逮養榜其齋懷梅曰所以志

郡守相日置酒高燕其鄉人榮之然先生服公教不以巧藏宦竟坐飛構報免日跼踖跪謝過公莞然曰置之夫靜庵公志者非也耶且廣珠璣犀玳果布之湊也爾不一見橐馬而人蒙之是何異跖盜誣伯夷耶吾小而安靜庵公之廉吏遺也老而安若之廉吏養也促具酒及魚為引滿至醉而先生亦陶然遂忘其不為官久之公竟以老疾終正寢享年八十二配薛氏封孺人長即先生名居敬行簡其字次居禮女一適陳瑤孫男三大曰大山大年文一適吳允曾孫男三延洪延繼延厚六三三三於龜山之原公所自



錄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一  
擇也先立其哀著書而寫其門人某使為銘曰  
於惟駱公內言炳晰孝弟明經服田力耆豈伊不敦  
而阻交辟遺安則榮養志斯懌我我冠山永真冥宅  
其喬蒼然為厥手植佑爾孫嗣俾大蕃息俾大戩穀  
勿替有翼

并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九首

故順天解元文川周君墓誌銘

不佞生則聞吾郡有周文川君云而是時君嘗領順  
天解又一再試太學冠諸生蔚蔚有聲然數奇阨於  
春官試凡十餘上卒不第君亦自厭棄之徘徊山澤  
間蓋余起家待罪中外臣至倦而歸歸而復起而君  
尚無恙自公卿大夫而下若氓畷稚婦亡不知有周



解元者君竟不獲脫公車籍以老而迨其歿也天下  
不以爵而歸其達尊於君君之鄉縉紳吏民謹推君  
而祠諸學君之子堂又能以君弟光廷狀走百里而  
乞誌銘於不佞嗚呼周君亦豈竟終不遇哉按狀君  
諱照字光宙以字行世常熟人文川其別號也君之  
先為虞仲其後有士良者用耆碩徵立拜御史士良  
兄曰某繇北郭遷邑治東遂為著族某有五丈夫子  
長曰鼎鼎子璿為封吏部郎中公郎中公生二子其  
長曰木有子煦父子相繼起進士叅長方岳為時名  
僚次曰彬應鄉薦以病死計卽例贈通州倅蓋通州

公之棄君君甫十暮也而躄踊瘠毀若成人矣已從  
其伯父叅岳公游叅岳公教之屬文即善屬文稍長  
補博士弟子諸博士弟子折年輩而推君君第以文  
雄長之耶乃自視歛然卑下之矣御史試而才君俾  
受餼又為之行其字云名于

毅皇帝嫌也君所為褒然文于御史者以應鄉薦輒  
止叅岳公為不憚久之曰此豈藝罪哉夫邁有時而  
羨有地俾引例游北太學君顧念其母張太孺人不  
欲止既渡江中流徘徊却返叅岳公怒曰若能即家  
釋褐耶張太孺人亦曰吾幸健若不以時自力而止



無日矣君不獲已乃行詣太學祭酒王先生瓚復試而大奇之拔第一遂就順天試學士汪文莊公俊論德顧文康公鼎臣復大奇之拔第一所謂領解與冠太學者也三公既一時文章名臣所吹噓靡不勃發而君盛年名家子中外爭指目謂一第芥取而自其上春官則罷不復收矣君之初報罷有携酒勞者竊睨君作何狀君怡然無幾微第時時顧左右屈指蓋為日以侍太孺人耳叅岳公務為名高也者而君數佐以實蓋嘗請建吳公子游祠及坊於學宮左仲雍祠於虞山顛為鄉先生吳中丞訥李宗伯傑徐侍郎

貫請謚及從祠俱君白發其端而叅岳公行之者也當李公之去其宗伯也以忤逆瑾故則靡不削門刺引去青門時一蹇乘蹇蹇來獨君耳又為賦詩慷慨髮上指矣

先皇帝初工部李尚書拊循三吳以水利諮君君為條對甚悉自是有白茆之後李公才君而使其子弟來受經君所受經諸生王文恪毛文簡之名子弟也常熟屬倭警君與議城城陟多侵旁民居君中侵獨多或謂朝設版夕詐君有耶君不顧曰邑無城即緩急身詐吾有庸恤此畝圳地且以吾旁地損而完



吾家以吾家損而完吾邑得失孰重也周氏既用貴  
盛雄于鄉其長老多簡倨情接其伍子弟鮮衣怒馬  
饒聲酒之奉而君務折節為恭儉恂恂長厚所接即  
稚子不以燕野老鈞席偶俱造請士大夫風雨不避  
寒一裘暑一葛糜菜塵塵自給也君於內行尤篤群  
從中焯燁家旁落無倚割上產贍之食必通甘苦徐  
氏之女弟貧為歸其夫婦而嫁其二女於士族筐篚  
織細自君所資也念通倅君蚤背而太孺人不逮祿  
至諱日輒變服俯伏雪涕祠中日晷不復食以為常  
君既老自廢而御史某某後先勸駕至為之式其間

表以棹楫郡太守虛大賓之席以請君逡巡弗敢應  
曰柰何以公車之遺而據父老上乎其老而益為恭  
不衰如此君生成化己丑八月二十四日卒以隆慶  
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春秋八十有八凡三娶為陳氏  
卞氏趙氏俱先卒有子云云葬於虞山西麓祖塋所  
著有易心逸說周易卦變解聖學體要及詩文若干  
卷藏於家嗟乎周君生樂土有資籍而不為變以共  
謹惇篤稱八十八年如一日也此豈可強勉襲取哉  
以而斲用驟顯屢絀顯不色得絀不色逆要其中必  
有以勝之者當成化嘉靖間諸講學薦紳先生務立



門戶以名相傾君嘿嘿至沒齒出其書而始信其學  
之深攷其行而不合於書者寡也縣官急求賢乃不  
獲以吳聘君陳公甫例處君夫亦觀風者之責哉不  
佞所稱於君非不遇者有誌及銘在銘曰  
謂而璞中則玉謂而玉終則璞厥璞何在虞山之足  
弗漓其真其以永堅後千百年精光燭天

明故徵士彭先生及配朱碩人合墓誌銘

王子曰吳中故名饒隱君子若臯伯通梁伯鸞其人  
者然其文采不少概見何哉傳不云乎身既隱矣馬  
用文之則夫脩辭之士外恬穆而中動俠者又何擇

也余為吳人多從吳賢士大夫游好稱說文先生文  
先生沒則又好稱說彭先生成彬彬隱德文采矣而  
彭先生貧不及中壽以死王子曰悲夫悲夫彭先生  
死矣即後進好稱說焉能更二先生也夫皤皤黃耆  
天下模楷文先生庶幾近之若乃因時為跡匠心成  
言應不徇物止不近名其猶在彭先生乎其猶在彭  
先生乎彭先生諱年字孔嘉其先清江人有隸尺籍  
吳者遂為吳人而彭先生之父昉嘗舉進士為新會  
令以不能其官輒去去不能其家益旁落居邑邑不  
自得彭先生廢外務顧謂婦朱精專其志而朝夕之



曰柰何使二尊人食貧也自彭先生任為了而新會公怡然忘貧曰吾今而後知為人父者之樂也彭先生少穎卓嗜讀書讀多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而不喜齷齪習舉子業新會公亦故任之曰毋苦兒即用是貴作乃翁趣矣新會公與配胡夫人相繼沒彭先生毀骨立悉廢箸而共喪塋家以日益貧顧其學日益進益多長者游彭先生為文章工詳腴下筆不數千百言不止尤長記傳贊詠詩大氏宗盛唐唐二杜旁及香山郢州精法書宗右軍黃庭曾公家廟率更九成行體翩翩眉山矣吳中好事家以不得彭

先生書及詩若文為愧郡太守南充王公察彭先生孝廉上提學御史真定楊公為下博士師幣徵彭先生入郡庠而歲廩之已又檄彭先生應鄉試彭先生為一之南都登鐘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廩曰是升斗天子所活士以俟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居無何竟請於後御史蘄馮公以免人或謂彭先生不為儒生服當服若居士者彭先生謝曰吾安能卑時吾不及特耳且吾敢倍實而冒其名哉吳中好事家既雅已慕彭先生爭納履謁請至則奉酒炙為壽彭先生無所忤人人自喜謂得私彭先生彭先生好游吳



諸名山若虎丘石湖天池玄墓尤數其所題詠流人間互傳寫之至帑為貴彭先生不為家裏橐中無贏金即以文請得少贏金趣送酒家矣彭先生雖日游於酒人乎其內行淳備諄諄人倫少弟沒無子養其嫠終身有寡姊迎之歸婦朱亦時時能先其意曰婦苟以一簪珥負二嫠者即為負彭先生彭先生既豪於文辭貌玉立秀爽甚然口不挂人臧否人故欲試之沃之酒至醉益酒之益恂恂温恭長者故相夏公辟彭先生為記室謝弗就後復有穢相罷以身後托彭先生累百金裝為聘亦謝弗就問其故咲而不答

於乎其介立獨往豈可與刺促嚇腐鼠者道耶然終始不欲去長者乃爾彭先生素強無疾晚得少疾即勅治後事時王子自陽羨歸疾作過吳門彭先生出視之為勞苦曰子憊耶吾乃能視子然吾不及新矣余恠弗敢詰既余歸病益甚然念彭先生不已而吳人張伯起為二賢行憫余與彭先生病也無何彭先生竟不起當彭先生不起能預為日至日炷香以測晷且盡曰未也更炷至半曰是矣遂翛然而逝彭先生生乙丑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丙寅十二月初十日壽六十有二娶即朱先彭先生一年卒壽五十九子



歸州山人集卷之九十一  
男一邑諸生履常女二適郡學生又元發鄭由恒孫  
男三女一尚幼履常將以丁卯三月五日庚申合彭  
先生與朱墓於長洲之武丘鄉之先塋而以書與狀  
請王子曰所辱與先子友者若而人所不待先子而  
沒者若而人而未有托也敢以不朽累子王子業已  
病間歎曰嗟嗟而父吾友也病不死敢辭於是強起  
為彭先生誌婦朱事彭先生有女德法當附書銘曰  
余偕而疾汝先歟後汝不死銘幽闕素冠霓流淚川  
决翩翩者旒汝東發介文先生謁二伯挾以遨遊恣  
天閱精神行空魄栖宅隆慶改元春三月余銘汝名

偕不滅

周一之墓誌銘

周君諱同字一之其先中牟人宋靖康中避虜而南  
居無錫久之徙吳郡之盤門

高帝下吳郡而周氏以高貴聞舉鳳陽寢園賦已又  
繕金陵廊舍以是中落然世受儒不仕至正德中有  
教授良者稍用其業顯繇博士為王官娶於朱寔生  
君君少而穎慧所受父書輒成誦尋能為制科業矣  
而試有司輒不利會母朱有疑疾醫弗能辨也君乃  
歎曰柰何諉毋庸醫手耶且人子何能不醫而儒於

諱俗多作推委  
字用



是稍棄其業而業軒岐家言博求諸方術竟用是起  
母朱而醫術亦大進會有詔召天下醫禮部試至者  
數百千人得十六人而君為首授太醫院醫士滿歲  
予冠帶其明年建慈慶宮而君當調護諸工役且上  
功籍當得官而母朱計至即日號哭就道是時君實  
甚力治喪而人謂季匿橐裝均之可得百金直以共  
喪費君弗應而徐曰嗟乎人子也長者任喪愛者任  
橐服除補入院當調護刑部獄囚君竊喜曰夫囚當  
死數也而天子且不忍死之庶幾知所以用仁哉  
而會郎直獄責君長跪君不可曰郎治囚非治治囚

疾者遂拂衣去改調護內館諸中貴人中貴人近用  
事人以賀君庶幾遷而中貴人苛責君禮君所以語  
之如語郎居三載禮部用它事罷君役君夷然弗屑  
也是時東郡謝榛以布衣游燕中善為詩君數奉之  
游而榛與世貞及濟南李攀龍善又亟聞其不肯跪  
郎事異之大將軍鸞北伐虜不知何所得君名以為  
賢而檄之入幕余與攀龍榛各為長歌贈君謂大將  
軍有揖客不益重耶然君益自辟遠大將軍徐使人  
風君以武功爵又稅所獲胡馬之良者賜馬君前後  
力讓歸而大將軍用侈敗斲死諸從得官賞者皆奪



州山人稿卷之九十一  
九  
君自如君之自大將軍檄而遂調護五軍將士凡六  
歲當遷祠部郎意有所望君君謝不能會朝殿突當  
汰冗員而祠部郎遂以君名上報罷是時教授公老  
而就君養君發憤咤曰天乎竟不得以一綵衣侍也  
自是鬱鬱不樂竟卒得年僅六十君為人中形豐下  
若負即之語温然退讓君子也稍與及忠孝節義事  
即日張鬚盡瘞而極論之不已其為詩歌多忿激用  
壯雜以詼諧既世或旁托廣譬以發其所不平諸賢  
士大夫不能盡君才然亦不敢狎視君其最顯者陸  
文裕公深折行而請交君既游燕久所與交多曹署

或布衣爾汝而其後漸以貴君輒自引避曰以我昔  
而加彼彼有所不受彼以今加我我亦不能受以故  
若貴溪分宜諸公在相位翊公寵用事爭欲容君不  
得而君亦坐此終困家貧無立錫地日置口醫藥間  
而急於赴義好施予所善李奎魏棠有他故以百金  
請至廢內裝予之而不書券其卒日無以為殮君始  
妻於盛繼徐有子三人長爻補籍為醫士配蔣次爻  
配唐蚤卒皆盛出又次俎為京兆諸生配王徐出也  
孫男四曰室曰家曰官曰守室亦京兆諸生孫女四  
俎之狀曰語有之期年樹穀百年樹德余之先自宋



轉音居挹一洗音光水滸京武只  
故曰光也

而勉為德者母啻百年而始一見於教授公再見於我府君而俱未有究也乃府君竟舍志鬱鬱以歿嗟夫嗟夫余聞其語而悲之蓋君歿之二年而葬於吳山徐家墩之新阡葬之十六年而予為之誌銘其辭曰  
其屹然而不下者其氣耶鬱然而不泯者其志耶銘乎氣可以平矣俎乎志待汝而吐矣

太學三槐魏君暨嚴孺人合墓誌銘

君姓魏氏諱縝其先指樹而生布柯隴右遂齊皇胃降葉江左亦稱令甲五世祖某少孤育於從母夫繆

胤畢氏之占冀成外家之相孫枝蟬媽襲而未改王父奎含章自怡皐丘之間澹如也以季子恭簡公推恩為比部郎章服四品長子真義府君諱學於君為父尤有至行薄耕藏名入群無擾醇醪養德孕敲不傷君少而秀髻眉弱吐鋒穎府君大異望之樹庭槐者三曰此所以志也時恭簡公勃宰理窟齋淪誼淵講席鬱興負笈填委君入陪鯉庭沾遠子之誨出從鱣館預占師之祥怡怡惇惇外晦內蔚凡所指授廓然神解覩鳳毛之煒煌式表丹穴相汗血之奇駿乃窺渥洼恭簡甚隆愛之謂府君曰是佳兒誰為配者



擇於甫里嚴氏有未笄之淑廼委禽焉為嚴孺人孺  
人懿善娟秀口無異聲動自裁矩賓筵委蛇閨櫜匪  
間亡何君以明經補邑諸生有司第藝輒褒然上列  
聲問蔚跂為東南之冠荆寶垂剖而妬玉人郢雪就  
調竟摧下里屬先府君捐館舍君哀毀柴立幾於滅  
性服除餘哀成瘠移思溫故恭簡憐之令入補太學  
郭泰之薄游東京坐傾六館田邑之縱談稷下立廢  
千人然君素饒酒德浸淫成嗜嗣宗欲澆其磊塊佛  
大糞親其形神美疾見膺終以不藥恭簡痛推友于  
陋第五之終夕慮深貽厥傷伯道之無天斯人斯疾

喪予祝予乃以君伯兄之少子恪為後茂蘭雖隕於  
多露勁草獲表於疾風孺人矢死自誓茹荼內甘委  
心重泉錮跡秘閫罔然在堂藐焉在帷潔滌而前庶  
幾漢中之孝丸膽以誨無忝河東之規恪既有室業  
復成立曰可以下報乎屬苦末疾怡然委順逝者而  
識握手若新君生於弘治甲子九月十五日卒於嘉  
靖戊戌七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有五孺人生於正  
德丁卯十月初三日卒於嘉靖丙辰三月二十一日春  
秋五十子一即恪娶陸氏故太宰公完孫繼娶顧氏  
給事中公存仁妹女一適王世貞君始宦安恪寔禮



葬山公稱  
祿士禮迫而僅舉幽石闕以無文孺人大歸始舉合  
衲追遠則嚴徽辭目慎終則慈音在耳乃謂世貞子  
其銘之夫卑不述尊則橋玄胡以見誌內絕稱外則  
柏舟胡以聲詩君抱幽玄之德孺人挺孤貞之操俱  
以盛年就屈短道齊旌不招永矣丘園之貴秦臺未  
築惜哉懷清之志凡在踈戚俱為咨涕况屬甥館與  
於斯文者哉乃作銘曰

於惟魏君梗梓天植滋於禮門不扶而直曾未楣棟  
如何頽折翼翼內子從一而終毀質梁寡托盟衛風  
存以立孤逝則報公古悲丈夫蘭摧玉折至言令婦

蘭心玉質宛其嫵矣千秋之室

明故處士沙洲歐君暨配孔孺人合墓誌銘

蓋處士歐君有配曰孔孺人云歐君以嘉靖戊申卒  
其明年庚戌塋道園山丁癸之原而子大任已稱知  
名士矣大庾劉公節為誌其幽而南海黃公佐復為  
之表其墓居二十三年所而為隆慶辛未孔孺人始  
卒大任自光州學轉邵武教授棄其官迂道匍匐千  
里而近叩不穀廬以黎君惟敬之狀合二公之誌與  
表而請曰是役也將奉太夫人以從先君子藉吾子  
之寵言以不朽地下也不穀者大任友也夫不知其



父者知其子而不穀又何辭蓋歐君之父曰將仕公  
慎年且老矣而舉君君為第五子髫而失將仕公又  
後先失母黃生母盛獨庶母霍在為君弱不任也而  
子之孺人歸於君則相與夔夔共奉霍謹甚君既廢  
箸業益損孺人乃佐為家所居陳村有荔枝龍眼諸  
奇卉果流俎天下謀以易饒孺人即脫簪珥充十一  
資君難之孺人曰財貴流轉不息以為器則用滯矣  
君為人善心計能偵伺物賈直低昂先時而消息之  
孺人勤儉強本力嗇課督戒獲墾蕪土成上腴即寸  
縷粒粟無漏也孺人恒操母而君時流轉其子以故

家稍稍給君有四丈夫子五女婚嫁以時又次第構  
草堂傍舍益拓咄晦所出不虞伏膺皆孺人與君成  
之也君念不及其先歲時饋饗俯謁流涕孺人潔粢  
盛而薦之未嘗不相對泫然也君好書斥買至數千  
萬卷度而授大任等孺人目不知書則亦好書以間  
司大任等讀漿脯勞賜相繼而扶其墮者大任等業  
遂以書顯矣君前後所為義事非一推金同賈者李  
巳又推其舍鄉人李巳又代其諸兄治壟墓舉其先  
六喪俱於孺人乎資無難色君歿而孺人專為家其  
政益肅從子應軫廢徙抱旗山孺人築室返之曰吾



并州山人稿卷之十一  
不忍遂寒吾君肉也又衣食其外孫馮志仁而時流涕撫之曰丈夫豈長貧要自能奮耳大任數困諸生不第然益有聲孺人知其以不利時故為委曲慰解既授揚州訓遷光州時念孺人老謀自効歸孺人移責之曰吾健嚙決擘纜倍若婦何以念我為若母我五十載而不以百一報上恩胡悖謬也大任乃囁嚅不忍遽請而孺人一旦以無疾終孺人篤事佛口受佛經俱成誦食藪葷肉而不輕施僧曰此曹皆游食者且吾安能輕用歐氏橐也歐君為詩文醞藉有法所著家禮雜議保家錄各一卷賦詩箴銘贊頌序

記若干首藏於家自大任諸生時君遣東贄事黃公佐曰公今賢者柰何當若世而失之以故大任雄於詩文多大人長者游世貞曰歐君跡在農賈間乃內儒術其談利至析秋毫矣一旦而嗜義則利徒脫孺人心奉佛豈不亦希覬嚮往哉而不輕施僧何也他事行志業徃徃同之而此少異者以為陽敷陰翕之性故然孺人所不輕者不義施也不然而推金同賈者已推舍鄉人已又代諸兄治塚墓舉六喪數取資內庾而無難色哉彼歐君一鄉人耳而數稱於大人長者孺人晚聲與孟母共姜齊母亦有子之驗耶所



謂四丈夫子者長即大任次大鈞大謨大猷大謨為  
邑諸生大鈞先卒五女者婿周池馮道傳劉柳謝敬  
脩李大弼孫男五女九曾孫男一女二銘曰  
夫為德而謀於邑也婦為德而謀於室也較若一也  
而二人以而子有後也而子以而二人不朽也式相  
佑也鬱如者而鄉也礪如者而歲也永即康也

明故太醫院吏目徵泉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坊字朝禮別號徵泉君之先自汴而徙於吳  
之長洲高祖少宗伯文恭公鉉以文起家遂為長洲  
著姓三傳而為贈君點娶陳淑人生少司馬畿娶都

太淑人寔生君贈君九歲而棄君以委少司馬俾就  
學少司馬器其材亟稱曰吾先人不亡也而是時皇  
甫子安有人倫鑒亦材君謂贈君不亡也然君既就  
室而少司馬尚困諸生益貧窶君上奉太夫人而下  
撫弟弟稚妹口二商而不及食會中表有以財傾君  
者君歎曰奈何遺老母餒憂丈夫亦何必非計然哉  
乃稍營子錢以厚家南走嶺外轉積居著甚設君本  
不較量圭撮而務為忠信出入以時消息廉者五之  
子轉為母居數歲遂成上訾而君頗憇以文事自寬  
恒不廢書尤苦於軒岐家語是時少司馬用令高第



入給事中矣石一過都省視遇例進太醫院為吏目  
上方更建永壽宮給事司糾察而公行護將作吏士  
兄弟序武禁限特人豔之宮成論遷得御醫少司馬  
嘗屬末疾悉詢諸醫而以公起曰吾弟之所察色順  
志居起服食則無非鹹藥者以故起易也而都太淑  
人病且革君顛天而懇代亦愈然竟以倦游請宗伯  
為徵藥給郵直歸君遂不復出矣久之少司馬病辟  
痲指館君固以爵爵不樂尋都太淑人卒君慟毀欲  
絕者數四感疾竟不起春秋五十有六君貌臚智豐  
下動止自矩其官游時有歿而美者詭君以千金之

橐願備媵君力却之家所手起不易為揮斥而其嫁  
女弟橐恒實諸婚家必雅故不以暴富貴浙有爵弁  
馮者死於吳君憫之為調棺殮護至家不復問報也  
奴稍嫺服鮮履倨而斜睨者即訶之曰若亦作司馬  
態耶蓋環劉氏而里者亡忤言君故乃得長者稱君  
娶於胡有丈夫子五以六世祖解元公政之用春秋  
殉節也俱令習春秋且成矣僉娶陳為鄉進士大淳  
女儁娶支為儀部可大女僊聘李為鄉進士應祥女  
佑聘黃為鄉進士學思女仍幼未聘女三其二適諸  
生陳禹謨湯時升一未字孫男一其墓在某所僉等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而介儀部君以狀與幣來  
言曰唯先子之習於公也敢以不朽請予故因少司  
馬得再從君酒所温然愷易人也少司馬卒余為之  
銘神道之陽而今又忍銘君之陰耶然銘少司馬而  
無媿色於國銘君而無媿色於鄉則可許也其辭曰  
賈而容游饒而宦游以儒緣之居名士流吾既以志  
司馬於明而志君於幽嗟嗟其無忝於一丘

贈登仕郎鴻臚司賓署丞古沙朱君暨配王孺

人遷墓誌銘

朱君本儒罷邑諸生而為其醫訓科有冠服以卒君

靖江人也卒而葬邑西郭之西阡而其子正初日夜憂  
之以為是江腹安能無虞於嚙耶居十六年而得吉壤  
於江陰之東郭外西麓又一年而正初為司賓署丞封  
朱君如其官乃乞誌銘於余曰且以待徙也而又三年  
正初自大官丞出為王國內史歸乃始克徙而奉其故  
妣王孺人以從按狀及志君名習之本儒其字其先為  
太倉人有仕元而海漕顯者傳子都水監虎虎子樞密  
院判完完次子荊州守源澤源澤子政和簿明遠實始  
去吾太倉而家靖江遂以貴雄靖江稱甲族明遠有子  
泉泉子巖入粟助邊為太倉衛指揮使巖子軌鴻臚序



班而君之父也君少警穎甫踰州即能屬文十五補諸生而指使公嘗讌客客至百餘以屬君行酒亡不得意者以故指使公才君而欲屬之家會君父罷序班歸指使公老矣尚以氣豪故多里中讐讐言中以危法序班公念指使公老不任獄而挺身出就逮讐言得以移禍更四五訊牒不解且論報君曰急矣乃以奇策走序班公於荆楚而身就繫官急君以當得序班故前後撈掠無筭卒不言走所久之事益解且白矣而序班公卒以喪歸乃說君於獄里中人迺更服君孝而君自是廢諸生業益習計倪白圭家言君不務求苛取而時操其奇贏亦

會有天幸產益拓邑令始舉君醫訓科而稍親近之君能精心為令識察民隱前後二十年令所蒞恃公益熟而即有不得於理者君亦為左右之俾脫民口然不自見操邑吏權以故有賢豪長者之譽而亡可摘為怨君性好施予於宗姓中表閭左雖不能人又滿所欲然待君而起者不少矣族兄雷病金陵印中且死君挾醫而視之割橐裝為置美棺而雷起無恙君亦不問棺所在歲大水君出廩粟以繼中水者又歲出粟助役前後累數百石其二弟好學而迂不能問家君始而疑之既任之曰學不憂餒也亦竟後先



卷之九十一  
十九世經堂  
成名君娶於王為江陰著族節儉善女紅不妬忌然  
無子有二女而側室何舉子即正初王愛之如其出  
先君十一年而卒君後舉三女其一亦何出也君卒  
之年六十九正初為人慷慨赴義談論舉舉有君風  
而文采過之餘具前志碣中銘曰

事固不可知而奄然以歸耶誰謂而累累于大江之  
涯而乃有七尺之士以封而乃有一命之爵以榮而  
乃有片言之銘以無窮猗猗朱公不遇者始遇者終  
耶

明故處士間谿朱公暨配宋孺人合葬墓誌銘

朱處士公者諱惟新字本初別署曰間谿人亦稱之  
曰間谿云其先自洛徙為崑山人父曰祐有四子處  
士其長十九娶於宋是為宋孺人處士銳女也丈夫  
子一曰熙洽娶於沈為邑諸生賢而文數上未第女  
二適陸承德毛禧孫男二女一適張文柱宋孺人之  
佐處士公四十一年而卒年六十俞君允文狀其行  
墓而虛其左弗克銘又十二年而處士公亦卒年七  
十二將以某月某日葬於某地文柱寔狀之始以銘  
請不佞蓋文柱之稱處士公謂受箸日產不能當宿  
逋半而能精計思詢時時操音贏之息力夕以佐書



鮮出以償入蓋三徙居益斥買田宅為著姓而急公  
家之賦歲事畢先諸邑氓輸曰吾安忍一日而度縣  
官物哉且令吾前公家食新吾詎甘之生不輕為施  
予度所當施予者即不待請而心諾也長女之倩死  
亡何女亦死亡後後先為營喪塋里豪讐言處士公者  
數出奇冀中公不為備亦不為之下竟不能有所  
中而解允文謂宋孺人敏惠才淑通書大旨曲事其  
嚴舅姑以孝聞其治生操縱有法處士公負其才高  
而所心揣默識徃徃出孺人下又能檢誨熙洽為名  
士而有所補於處士公使薄怨家漸起矣乃絕媵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八首

明故處士雲槎張君墓誌銘

歲玄默閏茂之正月雲槎張隱君卒先是王子嘗高  
君之才若行而為之傳矣君諸子鳳翼等泣持袁先  
生魯望狀來請其墓銘曰治命也以再辱子幸圖之  
先骨且不朽夫余讀袁先生狀而愧余傳之未悉也  
又辱交於二三子也深奚能辭故為稍穩括事略著



之銘而刻其世裔生卒婚嗣於左銘曰於爍府君孝友之枋始籍鍾離寓公平江代為甲族厥業穰穰至賓鶴翁而始大光駿發鼎材季子獨臧英英朗詣如璧如璋既克箕裘乃懸孤來匿跡計然薄游范陽知闔時用操彘過當間推其饒以俠自將袷服叢臺怒馬長楊招要決明氣馳聲降繹歡千端更態百方忽爾中惕接浙南翔之子在途家嚴在牀誠孝所格殆卽能慶戒謂勿藥汝無即康不有行者誰佚余枋君拜稽首經營翱翔至止毘陵暴客見錫爰喪資斧以逮寓裝精鏐唯千業為代償同舍曰嘻傷惠弗祥君

曰毋寧余顛盜創君既倦游返政于鄉何以怡尊鮮毳甘薌何以繼物貿遷有亡乃室乃宇乃堂乃皇乃藝圃場乃儲餼糧降割母氏嬰此貞瘍刳股以羞厥恙猶過君有至性日篤不忘温温令恭媚於鴈行有友遺孤穀之賓庠有宗婺婦餉之異糧斃者我樸饑者我饒然諾丘山黃金糝糠排難解紛不有其襄晚始委順夷猶尚羊日履而登虎丘之岡或臺于巖或湖于旂匠心為規暢曲通旁手向脣弦自然宮商白雲迴空要眇激揚命疆吁盧電飛籌航扶路歌嘯幾傾吳閭醉謂莫生汝吾葛疆吾食吾餘豈其敖荒凡



君所治胃脯酒漿擊斝礪觴鈎膺珮瓌起雅砭衣物  
莫能昂入君之堂沃若蘭芳左圖右書金薤琳琅敦  
彛匪洗自然文章青碧注射星河垂芒揖遜殷夏周  
旋籀蒼君有賢助差池頡頏其媵徽音三胤繼祥歛  
奮詞林騫鷲鳴凰伯也爽朗爛如春英謂仲挺秀若  
秋之霜季亦千里目彼汗盜譽馳芬流不脛而驟三  
事九賓守君友邦以時起居干旄溢坊君如弗聞避  
世東牆笑造物者謂君披猖遽奪其年淹然永喪含  
飴抱醕言歸混茫涇涇陰都葱蔥幽房厥木惟喬厥  
土玄黃卜宜孫枝奕禩載昌是曰處士張君之藏

張君諱冲字應和其先鍾離人後居長洲之郡東  
里皇高祖考賜曾祖考彥達祖考景皇考賓鶴翁  
準母李夫人生以壬戌某月某日卒以壬戌某月  
某日春秋六十有一配葉氏又許氏子鳳翼獻翼  
太學生燕翼郡學生女嫁長洲庠生韓世延皆許  
出

明處士王守愚暨配荆孺人合墓誌銘

吾郡蓋有晉陵王禕登云而當嘉隆間禕登以文章  
名出世貞上乃一日手其先處士君狀跽而請曰唯  
是先子不朽之計以累下執事世貞謝不敏則又手



其母蒯孺人狀蹠而請曰往先孺人之塋也實在梁溪薛大夫實銘之而以先子治命遷今合於梅灣矣軟藉先子之靈以不朽請則又謝不敏曰吾何以不朽為而父母藉也狀固已饒之雖然吾而友也其敢辭按狀君故烏姓在春秋間以力聞者曰獲至唐五代而有重亂震者立起戎伍領大鎮又十餘傳而為金安公家常之江陰從中貴人使西洋溺於海得一壺以免故事出海則給符歸而失符者論死金安公憇棄其家跳之蘇變姓名曰王翁家人稍踪跡得之盡棄其田廬以從金安公有子曰真真有丈夫子七

人曰洪又壻於王遂益冒王氏洪有子曰景宣君其長子也景宣公好談神僊冲舉時時裝為道士服不問家家日以削而會君年十四即委之使受旁落之政居無何歲大水君行視諸子田家坐沈竈下出生薪豆粥相勞苦橐錢貸之使緯蕭築堤以捍其年君田幸獨無恙米又驟貴而諸子田家爭償貸錢錢有息家用是稍舒矣君甫娶蒯碩人而景宣公歿君益得為政奉母朱夫人與蒯碩人相率而為儉勤其族豪以侈相雄長為俠游君晨起周視僮幹勞佚筭箕出入即蒯碩人姑婦皂綿荆芥以偶諸于繡鬢間各



自傳也而君益起家與族豪埒蓋十餘年而朱夫  
人亦病卒君瘁瘠不廢禮喪葬成庀既而室其季之  
未室者家其女二弟之未家者以次均橐中裝授之  
已又念常為故里推室廬季徙箸以家家焉君往之  
未幾而趙司空有浙西役從兵驛搔甚諸富兒笑之  
無所出相率空戶去君獨灑掃庭廡具薪水以止宿  
者且為醪肉糗餼迎犒其魁曰甚愧不腆亡以待諸  
將軍寔勞諸將軍掾甲冑而禦圍我我何以報則相  
戒主人翁長者謹護之郊其馬毋使溺主人翁庭中  
臨別嗚嗚泣不忍舍走視他富兒廡燹宋咸爨下材

馬通幾平階矣君之初徙舍既入而前舍人留一病  
奴欲以嘗君君為具枕席善飲食之曰幸安此毋急  
去也奴病已泣謝曰吾主乃非人哉欲死我以累長  
者久之奴卒與他隣鬪以死他隣坐破產君天性故  
篤厚以是益孜孜好行其德不倦然而卒用軍興故  
數羅大徭產益挫既意不自得復廢常箸歸蘇而會  
荆孺人以疾卒長子穉豐婦又卒君愈不憚推家政  
穉豐而縱身虎丘石湖諸名勝地斗酒自勞悲歌長  
嘯人莫測也王君雖游什一乎顧其少時嘗讀書危  
冠褒衣步武尺寸口不挂貨殖而特重然諾諸欲解



詛者得君一言若神明君又篤內行至性孝弟朱夫  
人哭景宣公喪明君旦暮舌舐以冀其復所授室季  
者先卒為挈其孤成立宗黨緩急有所假貸至再折  
券無倦色君歿而其里思可知也曰疇奪我王彥方  
乎哉乃蒯碩人以拮据佐君儉先意佐君孝此所為  
推產捐息世以難歸君者皆自碩人發之吳俗好媚  
鬼碩人獨不媚鬼至終其身門絕巫覡跡亦可稱王  
氏內則矣君之卒以隆慶甲子得壽六十有九孺人  
卒則先以嘉靖己未壽六十有四子二長即穉豐有  
儒行能繼君之業而息之始娶於馮繼娶丁子一曰

無由聘金氏次即穉登為諸生升上舍入直史館且  
顯矣娶陸子二曰無曲聘鄢陵教諭殷乾女一曰無  
回聘太僕寺丞徐玄成女女二適劉佩何銓孫女三  
適舉人黃學思陳心學者穉豐出也適和州學正文  
嘉子元善者穉登出也嗚呼季次原憲能自致其名  
於里閭彼意猶有所近之乃王君務削其近以脩隱  
德非附青雲之士馬能聲施後世哉穉登可謂善用  
孝矣是宜銘銘曰  
是惟王君與蒯碩人之所寧止侈其隧廣其里穹表  
而秩賁以為不信視君之子



漁江沈君墓誌銘

沈君諱文楨字時幹先世為鄞名族至其父廷以貴入邊授宣義郎宣義公娶於章矣已置貳某生君甫二月而孤君少弱不任學既長而好之折節從經師開丙舍群子弟之有文者數擊鮮召賓客為文酒會以貲赴人之急若流退而不復句校其中外族多豪貴歲時問遺不訾以故千金之箸日損君夷然弗屑也生習書其於方丈大書愈益工而會其叔父應奇嘗以書事

毅皇帝官中書舍人君不能無中豔又自負其技益置橐北游京師居二歲許無所遇橐裝行盡若顧視其腕咲曰謂君中書不中書耶大丈夫何所不托跡歸而斥餘箸募酒家傭列肆錢唐西湖周行甌甕間意殊適也胃脯洒削至擊鍾鼎比素封吾得常隱是間足矣而會酒人多負進故習君弗肯雙君亦莫能誰何之橐又稍稍盡率貲減十之五乃又謂其舍人曰家東海即不能著高陽長庚幾雄於漁師哉以百金治餘皇他器物吾網米稍稱是漁而獲一巨蟹若三石益竟不得一魚以是益困貲率減十之七乃買宅舟魚膾枯轉寧南杭越諸郡魚價輒不登最後一歲



九州山人稿 卷之九十二 世經堂  
遇霖雨鹽驟貴而所買魚過時不得暴暴又觸烈日  
盡餒臭強負至嵎山中踐鬻之僅獲菽麥十餘石綿  
數十鈞它果菜數種竹木器數十以是益大困歸而  
貲盡不能賈諸傭徒盡亡去君內恨為杜門者數年  
而會有子明臣稍長能屬文君顧妻女啐啐無所出  
輒撫明臣頂曰兒在何渠憂貧而明臣亦自刻厲抗  
顏人師脩帛竒美輒以付酒家稍稍取之矣君家美  
蓉江其西為平楚亭稍南為綠雨溪北為鏡水門橫  
塘表之在在足魚鱉君興至輒釣得魚輒酒因自號  
漁江云或謂君不當復稱漁耶君笑應之曰吾嚮者

誤吾今乃始知漁夫王弘之吾師矣蓋君屬木疾歷  
夏秋未愈而明臣當應試泣謝不欲行君亦泣執明  
臣手曰若憊我耶我強自力待若一第起耳夫吾家  
自安九府君而下逮余七葉矣代有詩書至宣義公  
益顯至余而箸廢隕其家聲余心良苦病所繇牢耳  
明臣頓首謝不可則怫然曰去之母令我不瞑目也  
明臣不獲已行行一日而君屬纊時七月二十日也  
明臣晝夜奔歸痛自搏不死又八年而君配王卒又  
二年而合葬於莊家壘祖塋之後又十七年而明臣  
以狀來謁曰無似所以不遂志吾先人者庶幾一日



而今已矣以無似之獲幸下執事垂十七年始敢以不朽請其幸哀憐之余聞君之從孫九疇言君孝友長厚人也母夫人病不解衣而侍湯藥居喪毀瘠盡禮蓋孺慕終身云竭產嫁其兩女兒從子行美傲而狠謂君側室子也重悔之君不與較最後行美亦貧甚君雖貧時時通有無至老死無間君有子三人其餘子弗子也而獨明臣賢為諸生久厭棄之任俠吳楚閩越間業工文駸駸西京大曆語海內知有所謂句章山人者而君稱父足瞑矣君生以弘治甲寅卒以嘉靖丙午得年五十有二明臣娶於史無子以從

世父彘之子當戶為子銘曰

而何所遺子兮不以財而以安子何所顯而兮以賢不以官餘子弗子子無孫而孫何所不極兮其以余言

故茂才虞子中暨配唐孺人合葬墓誌銘

虞君子中者諱錦故崑山諸生也三十六而歿歿之四十有七年而配唐始克從之於是其壻求美捐訖以為葬而手狀來言曰惟而兄之習於虞也惟吾祖司馬公之習於叅議公也而始敢以不朽請叅議公者諱臣君之王父也虞之先於宋為丞相雍國公允



文於明為兵部侍郎祥又再傳而為叅議公臣以廉  
節稱司馬公善之至老恒相字云叅議有子曰封則  
君之父也君年十三而喪母哀慟幾絕已所以事後  
母朱如事陳朱有子君撫之如陳出封每詫吾有子  
使我忘亡使朱忘非已子也而君又篤悌急施從兄  
金窘於仇中糧後幾破君謂破者非王父遺耶為受  
半役割橐而償之無倦色從弟銑未聘君擇名族為  
之聘力不任娶又割橐為娶女弟嫁於歸中廢箸君  
推餘宅而居之然君之初為諸生未冠也而負雋聲  
及應應天試輒北居邑邑不自得乃稍移於酒以病

天君所以貧能篤悌急施而不訕者大抵多唐孺人  
力也唐孺人既已失君數誓死求從地下不得即日  
夜撫其孤淳泣曰吾不能得吾君矣吾能得吾君之  
志以授汝則續經子諸書而督之誦曰此而父習也  
間語以古宿德媿行曰此而父所雅言也示之從兄  
弟女弟曰此皆而父所援立也淳至二十亦為諸生  
彬彬樹操行有聲孺人乃私喜曰吾君不亡矣而淳  
所為遇及試不利狀輒如君又如君病以天孺人乃  
大悲泣撫棺曰柰何又使我淳視若子耶已復撫二  
孫應昌應隆諾所以語之如語淳也然孺人挽節先血



貧甚而其長女歸求美數歲孺人婿家朝夕共奉且  
時時說古閨史雜禪巨家以悅之而昌隆亦漸偕立  
矣久之女亦卒孺人乃益不自得又三歲無疾而逝  
度其年蓋八十有三也孺人之父曰鉞亦知名士淳  
娶於楊其守如孺人女三長適即求美為吾兄世德  
官南京詹事府主簿次適諸生王道行應昌凡再娶  
皆顧氏應隆娶周氏孫女一適太學生顧咸康墓在  
金潼阡祖塋之左嗟乎虞君儒而窮以天孺人婦而  
嫠母而獨均豈非天地所稱慘人哉然能以窮見志  
以嫠獨見節使人惜而肅言之是可銘也銘曰

虞乎歸而唐以合也以面則咄曰媪何人者而就我  
室耶以心而始大戚曰故吾匹也乃四十七年而一  
日耶死者無憾生生不愧死以為唐之夫若子

明故廣東提學副使顧齋王公繼室丘恭人墓

誌銘

余丘嫂丘恭人卒之三月而諸孤泣謀葬以狀請曰  
叔氏其辱為志余謝不敢既讀狀肅然起曰是可志  
也今夫敏給祥幹精刺臬饒饒之後拮据治生曷可  
不稱婦德焉然要之非其至者若恭人乃可志也按  
狀恭人姓丘氏世為吳興人其先有官散騎常侍者



至梅崕公經舉進士累官山東左叅政梅崕公有五女恭人最幼十二而梅崕公捐館母李夫人特念之偃蹇其偶而會余從兄頤齋公有毛安人之戚遂委禽焉于是恭人年二十六矣毛安人先有三子二女恭人至則稱母擁愛之若已出恭人尋亦舉一子而頤齋公之偏有三子恭人夷其丁使無別恭人既內傷無尊孀足奉第精春秋梁盛以共饗祀而又嚴重頤齋公曰吾安敢以齊體惰見也頤齋公為封部稍遷贛守為按察使者奉 璽書視左廣學政恭人後先從然無重珥重錦之玩以安公于庶公用持法忤

要臣拂衣歸家徒壁立乃恭人食不再噐噐不宿肉曰柰何以口體累公頤齋公藉穡力稍稍有家諸子次起經業間時謂恭人不言之益居多云頤齋公以丁未歲卒恭人履聲不出閩者十九年而家宜之中外忻忻如也恭人素強無疾疾作遂不起時乙丑秋七月二十有二日也距其生壬戌得年六十有四子男七一貫州學生次一誠中禮部會試次一正蚤卒皆毛安人出次一中州學生側室施氏出次一恭崑山縣學生即恭人出又次一善一藝皆施氏出女五皆適望族孫男十緝紹組純約綬統維績綰孫女七



會孫男六汝復汝臨汝升汝坤汝豫汝豐曾孫女五  
內外孫無慮數十人先是一誠舉禮部當入對忽病  
心動歸歸無何而恭人卒時人異之墓在閘頭塘之  
西附于頤齋右禮也銘曰  
婦德伊何母襲外權柔巽靜專以相厥天曰慈曰儉  
曰不敢先噫嘻其賢

故刑科給事中顧公配陸太恭人墓誌銘

陸太恭人之歸於顧也甫十六云而姑王孺人則已  
倦家政至輒付之曰吾欲以觀新婦能也太恭人精  
工於女職其衡臧獲固斬斬稱治矣而舅封給事公

故下急客至須酒食不問所從來以責太恭人立辦  
祖姑偶夫人用陸大夫例養四子所至封給事公則  
甘太恭人奉徘徊不欲去指謂迎者曰若有此新婦  
乎而欲強老人徃復戲語王孺人吾婦四不若而一  
婦足老矣太恭人在髫髻其父處士公奇之曰吾女  
女也不者當大吾門偃蹇其配久之而始得給事公  
以給事公才而女之給事公為諸生有雋聲然不獲  
志場屋稍移於酒太恭人姊諫曰君誠壯無事急一  
第獨奈二尊人鮮餘日何給事公愕錯謝過遂廢酒  
而益以早夜讀書弟休太夫人為之篝燈拂拭几視



溫鵬茗尋聲而進之問夜如何其則曰夜未央也給  
事公竟用是以進士授行人遷刑科給事中所至清  
白上疏侃侃激切論天下事有古直臣風以  
廟恩封父母父太恭人為孺人乃屬太恭人而觴之  
曰而力也表以有今日者給事公為行人使歸業已  
念父母老不欲行太恭人為治裝且曰向所以語君  
者何二尊人尚未沾也婦自力為共君職則又曰燕  
中苦寒寂寂逢夜平復為買一妾佐行至是封給事  
公觴屬公曰庸詎若即吾二老人亦賴婦故封耳給  
事公竟乞歸養再歲而捐館舍太恭人之不欲生者

數矣入飲泣撫其二孤屬曰吾未及而之立也何辭  
以復公地下也出奉封給事中公王孺人則又竊泣  
曰二尊人老矣吾不強生以共蚤暮而先之何辭以  
謁公地下也故太恭人出而脩顏以治饋漿二尊人  
忘亡也長子樅就外傳篤學自勵少子今憲副章志  
襁褓間凜乎肅成之誨忘乎無為父者也居數年而  
封給事公卒孺人備醫禱謹寗交志物逾力而悅忘  
乎無為人子者也家人數十百指男服農女服紅寢  
不聲笑里不聲怒忘乎無為主者也樅既長入太學  
有文然困不得第而中年迫邑徭役又坐奴盜官廩



當所坐主代償太恭人即為率簪餌裳服復率諸婦  
裝償之曰物去幸復來勿撓縣官為也自是身不復  
離機杼矣時顧氏微太恭人立破而久之樅亦卒太  
恭人嘆曰吾婦而哭吾舅姑固當不幸哭吾夫乃哭  
吾子乎吾自力於顧氏者三世矣而不一雙言何也然  
憲副君已舉鄉薦又三年成進士復授行人使歸覲  
太恭人迎謂曰小子亦行人耶此而父所起宦也其  
務清白毋忘而父之志矣又三年當遷得其司副家  
人不憚白太恭人獨喜曰兒戇好盡言吾今免夫以  
憂先給事者憂若矣為刑部郎則戒郎曰人生死若

手毋易也為饒守則戒守曰若一頓笑而一家休戚  
毋易也憲副君之為守以廉能尤最得貶恩封給事  
公中憲大夫太恭人進今號階諸孫奉觴上壽太恭  
人為一醕曰毋以子貴乃貴耳且吾庶有以謁先給  
事地下憲副君一再官京師守饒皆奉太恭人以從  
而最後遷今官當治辰沅道絕遠水陸難太恭人欲  
請告太恭人怒曰若暴得國恩弁髦之耶吾一老婦  
耳而再被 上璽書冀若少塞萬一且吾健未死即  
死途道奚恨憲副君不敢對強與之偕進次鄱陽而  
太恭人疾延醫治少損憲副君乃密具疏乞歸養太



恭人覺之始曰子竟尼我罷矣命也夫以一老婦而  
勝君臣之誼至贖先給事心我何以歸也然歸而太  
恭人疾益損憲副君依依膝前孺子慕蓋居崑山而  
邑之為母者愧子為子者愧母而俗幾變居二歲太  
恭人疾間作憲副君所以祈請解救百方竟用年至  
不任治而卒太恭人生精勤絲枲不去手食不重肉  
憲副君之守饒謀以三簋進而太恭人怒然止之曰  
吾母事此也令都饒而守瘠而吾食汝庶即腹如果  
然奚恨焉憲副君之有稱於饒人太恭人力也太恭  
人既用勤儉持顧室為婦而母者七十年然好族施

黨有窶生緩急請捐橐而周之不忍也其閱其笥  
毋緡錢寸縷之積易簣時諄諄戒諸婦孫子女強為  
善而已不及私也當太恭人少時祖姑嫁張氏者歸  
寧而疫增劇俗謂疫當染即張之人避去弗顧太夫  
人日為候視扶掖而躬治歛鮮衣祿之疫卒弗染其  
淳厚明理乃爾太恭人生以成化甲辰卒以隆慶己  
巳享年八十有六其先某人父處士諱堅母錢孺人  
封給事公者諱某給事公諱某字某別號某先某年  
卒子男二長即樅太學生娶周氏俱先卒次即憲副  
君章志娶王氏贈恭人繼娶孫氏封恭人女一適樓



察僉事沈紹慶今獨憲副君孫恭人在孫男某某憲  
副君將以某月某日奉太恭人合塋於尚書浦東祖  
塋給事公之兆而手錄太恭人狀累數千言乞余銘  
且謂太恭人之事舅姑也有桓少君挽車之節其相  
公也有樂羊斷機之規其教二子也有鄭夫人以荻  
畫地之操其實而能勤也有公父文伯之母之識其  
嚴於祭祀也有采蘋之敬其樂於惠下也有小星之  
慈余素習於憲副君而莊大夫不以其浮稱也而志  
之且銘之曰

子者婦兮父者母兮于嗟丈夫者女兮悴而中榮而  
如終孰為悴之表而表孰為榮之雙言而庸我操管形  
于嗟吳風兮

明魏先生配李孺人墓誌銘

孺人者沙羨李興賢女也至二十一年乃歸魏先生  
魏先生父曰鄰水公母袁夫人異時興賢以孝廉稱  
而與鄰水公偕計吏相得驩甚鄰水公輒為約曰吾  
子若女偶乎興賢業已許孺人魏先生則益教孺人  
內則女誡諸書曰魏家婦是未易任也孺人頎而髮  
鬢雞鳴候舅姑寢楹之間珮環琤然織紵紅作敏妙  
無二魏故稱望族多禮教中外目魏先生有婦矣孺



人閑於其家習然執其婉靜恭孝天性篤至大非以習故鄰水公從選人高第拜鄰水令當攜袁夫人之令也孺人與魏先生侍而是時鄰水公晨興坐堂上治牘矣袁夫人稍已厭家政蓋輒委孺人云鄰水公庶於邑無竒羨之入日計口具鮭菜間一肉而孺人更調而進之二尊人甚甘忘約也鄰水公繇他事如成都屬袁夫人疾已病魏先生顛督計無出孺人不解髭而左右者旬餘親為浣中裙踰廁奉湯藥袁夫人且絕手孺人強語曰大媿負新婦何以報亡幾鄰水公亦卒孺人與魏先生扶服下三峽以喪還抵郡

魏先生伯兄來奔哭於寢既卒哭孺人悉囊中貲目魏先生曰二尊人之遺也具以授而兄畢塋孺人從鄰水公宦游歸乎覲其私亡尺寸絲枲錢刀之積數食指力作而共之要以出入畧相當魏先生居猶依伯兄也亡論伯兄安魏先生即孺人所以處先後過自卑下勞每取大者利受纖者乃亦咸化之愉愉如矣蓋孺人已為魏先生生子裳復置媵進曰吾不欲單其後傷長者志裳鬚角受孺人博士家言既成進士雅譚為比部郎當迓養魏先生樂武昌社中飲少行意而會裳喪婦孺人謂魏先生留矣吾不忍吾諸



孫乃來就裳長安里裳好讀諸先秦古文書夜分未  
就寢家人耳相語郎自苦乃爾即復欲應博士弟子  
也孺人以間茶行裳書室暗曰夥頤兒之為書沈沈  
者稱吾子矣始裳與李攀龍游也李稍遷守鉅鹿及  
更游吳興徐中行吳郡王世貞間其文詞寡和率相  
好耳裳不喜飲過予二人輒飲竟醉也栩栩然歸有  
德色孺人見則曰兒醉二生來耶夫二生者則誠海  
內士也使爾執御吾為紉轡裳繇是逾益堅孺人中  
寒疾小間再作遂不起裳慟幾毀質強起次孺人行  
授予蓋聞之徐中行曰孺人二孫頎然矣從師尚書

即中一布襦寒暑亡他易然恒潔若初服也嘗之乃  
孺人更一二夕輒手自浣漂質明暴而衣又數邀吾  
輩陋巷聞不聞庖聲也徐而出酒炙甚具孺人不以  
貧故傷志不以跡地跡傷知人明亦甚難哉傳志所  
載類若陶荊州王侍中母者此其識英雄未遇時固  
賢然豈亦解稱天下士富貴外如孺人否矣魏先生  
名正蒙褒然大雅君子也孺人有一子裳娶鄧氏女  
一繼姒即媵出適龔梓孫男三相如徵如一未名女  
孫二金煥玉煥生以弘治戊午十二月十五日卒以  
加靖甲寅五月二十三日春秋五十有七墓其銘



楚之澤沮塗其丘穹如虛厥左以居孺人之愉也且

明故鄭母唐孺人墓誌銘

昔者秦皇帝蓋客巴寡婦清云傳稱清寡婦饒財財  
能用自衛不見侵天子尊禮之制詔有司築女懷清  
臺夫秦何以客巴婦為也婦行堅至燕丈夫任難矣  
客之志風也此其意獨為右貲殖乎哉去秦且二千  
餘年而吾州有鄭母唐孺人者孺人事其夫望雲君  
過二十年後望雲君卒教其子又三十七年起貲號  
溫裕家中外斬斬服孺人教亡敢妄訾非孺人而會

年小過不應格不旌於乎有司者其未講於古之制  
意耶孺人生而婉淑有令儀閑織維饗食諸女役既  
笄歸於望雲君君父歿而繼姑性嚴甚少當或故為  
非分督過欲以觀孺人孺人長跪謝亡狀脩其色悅  
而後進之而望雲君踰冠則為俠齊魯間多還往海  
內長者士貧困或素非面君輒捐索助之賈少羨歸  
而散遺其昆季姻戚起大塚收塋暴骨志不欲令已  
獨餘其義聲嘖嘖稱人也而其家廼故不甚廣孺人  
亡論無幾微左益從容更其夫施予而陰力畜補之  
望雲君既捐館時有子欽德弱頗負才雋跌宕從諸



先人所遺俠為樗蒲陸博過從倡優嗚瑟拈履而不  
好問家人生產久稍稍落孺人不欲傷其意多以微  
言風之或暇輒舉先君事蓋悽然涕沾襟也欽德乃  
一日悟自艾悉推飲博其謝客生平過從者務孝弟  
力田間推其贏什一而息之亡何大倍於本業而孺  
人即勞撫欽德曰止矣夫物忌過聚焉欽德因儒衣  
冠而游太學卒成名釋褐某州倅自引歸欽德殆恂  
恂長者非有攘禦利詐之習而特饒美能先時消長  
所以摹擘累貲此爾然好恭遜多游貴人間徃徃推  
百金為壽其當為壽者衆或不徧更相聚望之所厚

即偃然亡德而望之者至行說攬秘起獄重相窘子  
姓驛搔計亡出孺人高卧曰奚恤哉爾其反行而脩  
闕欽德頓首請受教竟以是免孺人甚慈於欽德而  
能節也欽德儉自奉僅專味恒規其出納奉孺人則  
不規出納思所以備鮮髓者而孺人性不嗜鮮髓泊  
如也病甚出索而示之亡厚藏金帛絲枲象犀瑰偉  
珍恠之御僅數白金毗具布素衣曰老人業盡是亡  
令子孫累珠玉紈綺為飾孺人生庚寅卒距其生庚  
寅者加二十有二年子一即欽德女一適某孫某某  
皆太學生生孫女幾曾孫男幾葬界涇南合望雲君



之兆禮也欽德銜荼苦授簡於其子使來乞銘銘曰  
界溼之藏鬱蒸兮益而之官兮陪體夫子永即終兮  
以而嗣人熾隆兮

明故建寧郡守端巖張公亡室吳孺人墓誌銘

余讀詩至小星而知先王之化之備也所謂江汜者  
其德徧於下矣然亦止於不怨而已肅肅宵征抱衾  
與稠夫人以惠徧而其賸以命安則亦庶幾乎和哉  
然施者稱有惠而受者猶稱有命也蓋以女婦之德  
無所復加而其可言者亦僅此耳及余觀於吳孺人  
狀而後知其和之至也雖詩所稱曷啻如焉始建寧

公娶王夫人久之未有子而建寧之父晚翠先生為  
置貳謀之獨吳氏種多子而賢遂致筐篚焉吳孺人  
歸而事舅姑以禮建寧公以別王夫人以婉上下安  
之忘其貳也孺人為建寧公生子一柝王夫人撫之  
忘為孺人出也既而王夫人自有子二柝孺人乳之  
忘為王夫人出也王夫人捐館舍而孺人如其素恂  
恂建寧公前多避少進不敢忘王夫人也建寧公為  
守質明而起治事具鋪矣昏而輟具湯飲矣疾具藥  
矣罷治家大小數千指若畫矣歲時具絲枲絺帛矣  
建寧公怡然而老忘亡王夫人也吾女弟歸一柝之



子希九是時建寧公亦逝矣獨吳孺人在而孺人熟視大喜曰老媪不足以辱吾孫婦孫婦大佳媪朽死不憾而女弟歸亦時時亟言孺人賢也既病革持一斝手曰人言死鬼神盡妄吾無所見聞亦無苦弟氣從兩脚上奄奄盡耳揮手勞苦諸孫遂絕孺人非有所授習經傳其履素蹈變終始以禮有閭合者焉君子以是知建寧公之和之至也建寧公諱文麟先孺人七年卒孺人生以成化丙午正月二十二日卒以嘉靖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九去卒之二年權厝於建寧公墓又十五年而始卜葬於虞山

北石城里之新阡有子一即一榘太學生娶徐氏女二長適尚寶少卿徐履祥封安人次適太學生李元紹孫男四長即希九國子生娶吾女弟為先御史大夫公女繼孫氏次希齊邑庠生娶南雄李守而進孫女希敬娶秦光祿有成孫女希厚邑庠生娶顧少叅柄女孫女一適錫山華鴻臚復誠子府庠生之亢曾孫男五紹慶福慶衍慶積慶善慶俱未聘曾孫女七長適雲間康別駕學詩子時萬次適陸經魁一鳳子重科餘俱幼銘曰孺人之宮土厚而豐有藤膠中芝蘭外叢孫枝茈茈以寧而建寧公



訖音多謬心 惠公之舒之

卷之九十三 近之司之需 二十七 而需堂

并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十二首

明故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分源王君配錢

安人墓誌銘

不佞讀定鼎所為妣錢安人狀而賢之蓋吾王氏世  
世稱德婦焉而自錢安人之歸儀部君也厥姑項太  
安人寔茹荼而唯孺子之寄安人甫十二已婉孌勝  
婦矣是時儀部君用孤童持門戶不堪公私之迫項

并州山人稿 卷之九十三 十一



太安人躬勤儉率先其方指以供其食指猶不給安人日夜拮据而佐之不敢以燕請也衣取其麓敬者食取其菲者不敢以輕肥請也儀部君舉鄉薦稍用宣曲任氏家法益斥旁產迨成進士二十有二年自太常博士進今官又七年日益貴且裕矣恭人以儀部貴故至有封號然不欲改其布素蔬食項太安人晨坐堂上朝子婦肅如也安人與儀部奉杯案而進之斤斤如也已又怡如儀部既澹素而所產自定鼎外鮮旁子安人為擇宜子者進之且強之曰若再世一綫耳是不當寒心耶儀部不獲已而納其媵連舉

二子為衡臣亮臣當嘉靖之甲寅儀部以使事道經里屬有倭變畫策佐其令棄城守竟以勞瘁殞身安人慟絕食意不欲生也或曰為儀部死也者則死之為項太安人及定鼎生也者則生之安人乃稍勉一食而項太安人老矣又蚤暮哭其子成疾宛轉帷褥中而業以蚤發誓不近扶持受切脰安人手湯粥而進之拊摩備至項太安人固忘亡也項太安人勤安人則亦勤儀部儉而好施安人則亦已儉且為委曲辦具輔其施定鼎生恭敬事賓客安人則又為漿酒脯飽輔其事賓客定鼎欲為之加簋則弗許曰吾



不能多益人勸之奉佛則又弗許曰吾不更佛也衛  
臣歿而安人痛之如已出也乃益撫愛亮臣為授室  
臨歿不能語而屬定鼎以目歎其未成也安人可謂  
順婦慈母從三而終一者矣安人之先為崑山郁家  
庄里人後遷支巷又數傳而有縣學生澤者寔生安  
人儀部君諱任用字汝欽嘗舉會試第二人雅負公  
輔望弗克竟世所謂分源先生者也定鼎屬舉子業  
有聲數上有司不利以貢授鴻臚寺序班娶吳氏序  
班詩女亮臣娶丁氏鄉進士允亨女孫男五光節娶  
顧氏尚寶卿謙亨女榮節娶周氏歲貢生士洵女亨

節某某其生為弘治庚申某月某日卒為隆慶庚午  
二月十日得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權厝於  
本邑呂字圩儀部君兆域之次不佞少儀部踰二紀  
而屬於族大父行同以丁未成進士熟其母子夫婦  
甚悉也項太安人以節旌有專祠於邑儀部亦獲祠  
鄉先生之社而獨安人格弗及旌祠嗟嗟非不佞誰  
責闡幽哉為之銘曰  
稱賢母婦母亦曰汝賢婦惟順共是守稱賢大夫妻  
大夫亦曰汝賢妻惟順共以齊汝德之隕然汝幽墟  
之纍然惟汝姑汝夫之是依也且



明故金孺人墓誌銘

今年春長汀君使來言曰噫嘻不幸婦死矣竢墓未  
有銘而不以子屬何蓋長汀君婦而世貞再從姊也  
嗟哉為按狀孺人王姓諱某故處士朴庵公女甫髫  
朴庵已捐館而母夏哭傷其夫病乃育於大父尚書  
即易軒先生先生抱撫泣曰此孤女難適屬孫安人  
嚴誨之孺人少則婉孌勤女紅務所以當孫安人意  
者既笄嬪長汀君事長汀若母當意大如孫安人金  
於里豪著姓也覩孺人率素好抑損中表咸內惡化  
之亡何若以例入太學孺人從多儲精果醞糗肉候

同舍生可與游者同舍生乃爭願交長汀君即客以  
夕不至而孺人篝燈熒熒然緝緝洗仿長汀君開卷  
弗竟弗卧也會母憂病甚孺人夢之心動而亦會長  
汀君業成歸歸蓬髮累垢不解帶侍湯藥母卒孺人  
匍匐自責數泣且酸不忍聽也長汀君既負才竢竢  
不自降然由吏部選人授歸安簿不能無一喟然孺  
人微相解曰丈夫生少簿不為爾重簿耶將賴簿重  
爾者君悟之官力自砥竟以廉能稱而孺人日攻苦  
勤作補祿奉乏雖脂沐一不以煩縣官長汀君累最  
授餘姚丞又從之餘姚其邑視歸安巨難也其聲稱



過歸安遠甚長汀君之丞餘姚將九載邑人亡不頌者至尸而祠者人知長汀君賢不知孺人之佐長汀君賢也守柩徵高第狀上後廼得令長汀意已倦而孺人復從旁更之夫善射者不窮技即再發獲而未或少不酬非計也長汀君乃益決自解歸屬歲侵家稍困孺人謂長汀君曰子官政終而吾家政始姑勉之將不子之負因課耕及理紡績絲枲塲圃委乘起宿不辨色籌其贏什一而息之戒獲之指千所後任必中能朴責其惰進勤者而恒優其智力不令盡以故爭願事孺人業充然裕矣築第四鱗差居諸子而

與長汀君歲時過從傳食具冠衣甚都問黨羨焉孺人手勤畷起家乃風長汀君義散之他胥度程豐儉僅使有繼已君女弟女吳寡而遺息弱未學孺人為延致塾師衣食等諸子列又外弟少孤而貧亦捐橐中裝擇士族女配之以故孺人歿非子女而服齊衰喪者三四焉孺人生以弘治庚戌八月十九日歿以嘉靖庚戌五月五日享年六十又一子四允孚太學生娶顧氏繼娶朱氏允升蒲圻丞娶周氏允明娶毛氏繼娶周氏允清娶張氏俱太學生女四適庠生虞典趙庭杏太學生龔汲翰林譯字生劉大武孫男十



二履謙履恒履乾履元履亨履貞履道履泰履觀餘尚幼孫女五長汀君名韶其稱從官云葬以辛亥某月某日墓在磨涇右銘曰

疇不夫子令終始疇不子孫碩且蕃磨羅之墟鬱鬱如真爾百年孔之安

亡妹太學生張與齡婦孺人王氏墓誌銘

吾妹王孺人之喪又二歲而其夫張與齡以書若狀來請銘謝不可則曰而忘舟中之有成言乎嗚呼吾兄弟三人而中失其一且從先君子之後痛尚忍文哉雖然吾不欲已諾於逝者始吾母郁夫人娠孺人

而先君子思質公夢雉十八翩翩來集也解之曰是雌伏也而文明厥亦有令女乎已生孺人孺人少婉嫻有志操六歲從母夫人受四子孝經列女傳諸書日千言輒能解其意先君子奇之時抱諸膝戲余曰兒男者當不後汝矣稍長精女紅鍼繡維刺不習而解多所妙創出人意表二十一婚張氏時先君子方持中丞節治畿甸而與齡父小巖公携其子來就邸舍成禮又二載始歸於張張之中表姻戚竊以貴家女故難孺人孺人晨興候舅姑寢門珮裾雖然大小以第相見慰勞苦諄諄咸得意去則大喜曰是賢婦



習於教者孺人之治於室不聞嗚嗚聲諸靡不辨具  
張族有疑事詢孺人以不敏對強之不一二語立決  
則又大喜曰是不獨賢也而才為張賀得婦矣然吾  
母夫人從先君子於薊念其女日夜哭目盡煙亦會  
與齡由邑庠入太學孺人遂偕北先君子數逐虜還  
行色黯然孺人手羹湯而奉之輒盡間與語雖憊未  
嘗不愉快也時時謂吾有二子宦去我若代子矣孺  
人孝友天篤言動徃徃傳古義我能以柔道將之故尤  
得父母懽乃居恒鬱邑不自得曰吾婦於張而今復  
女柰吾舅姑何已未之難起孺人驚憂日夜籲天請

救遂得疾無何產一子不育疾益甚至庚申冬先君  
子棄諸孤孺人悲思寢劇度不可治乃舟與喪歸抵  
家強起謝舅姑不能治一日漿饋為婦無狀疾既革  
母夫人就視之訣曰兒得從大人地下無憾矣母幸  
健強飭以二女累母又謂與齡曰無念我素裝差不  
薄好貽後人也與齡哭辭不再娶孺人曰唉君念我  
獨不念君張氏祀耶目遂瞑時歲十二月之五日也  
距其生辛卯五月十八日得年三十舉二子皆殤二  
女長許聘康時萬次陸重科與齡名希九太學生鳴  
呼妹之所由死則以先君子故夫余及之而五內為



刺也安忍文雖然日余兄弟辭於舟而慟也妹意若有託者余曰若苦心吾知之吾必有以慰汝妹強舉手謝吾雖痛不忍文又奚忍不文吾為之銘而世懋書石銘曰  
女而孝婦而賢茁於後裔於年胡弗全噫嘻豈其天

沈淑李墓誌銘

余蓋從沈山人明臣游云而山人居恒謂猶子九疇賢勝山人亡何九疇書自通其文辭甚壯麗且曰以不佞世而獲一當先生乎將有請也久之奉其父稷丘公命以母李狀來謁泣且拜曰乃今有請也以不

佞世而獲一當先生乎則又拜曰母李之棄疇也六閱歲矣而不克塋庶幾乎異日也乃今未有日也夫華袞之與片語孰賢乎願以是丐先生文為母李重余聞而悲之母李者槎湖右族也父李翁母孫媪當李未笄已能佐其媪治家政矣亡何歸稷丘公其舅南坡公時尚艾也顧謂稷丘公之繼母王曰吾安所得此賢婦哉謂稷丘公外事母溷我謂李內事母溷汝姑於是李復佐稷丘公治家政矣晨興而上食稱婦其舅姑色未嘗不怡然也字其三孺第一妹稱若母未嘗不依依然也所婚嫁皆名族大出其橐中裝



艾音礙牛蓋又老也五子又言學及蒼白  
如艾色又少艾一尚正之

資之以至析箸讓產所以相稷丘公德者非一諸來  
婦沈氏大小可數百千指則咸推李才而李又素辨  
習治生諸汜勝賈總農桑場圃家言至歲時燕饗及  
所問遺出納豐約必折衷今古禮與謹俗之宜為沈  
氏掌故者四十餘歲人或有所丐請意李且手創家  
難之傾橐而酬弗吝也李有五子謂其伯九韶可儒  
也儒而業成已屬末疾卧第幾十餘年而卒為之耗  
貲力矣乃更欲業九疇儒曰此豈術誤也耶九疇以  
文起籍籍諸生行至鄉試輒不利李迎勞之曰茂才  
安能強命取富貴哉我固悉若也蓋李歿而後九疇

知有困也當稷丘公晚其治生不能如初年而李為  
拮据佐其之又時時飭饋具漿醢客至取頤指辦及  
李歿而稷丘公乃知有貧也嗚呼生而相其夫若子  
不見德歿而始知之可稱淑矣李之年六十有五長  
子即九韶娶於徐俱先卒次即九疇娶於洪洪卒繼  
娶謝又次九道九章皆娶王其最少子後於山人者  
名當戶女一適王伯梓孫男四人曾孫女一人九疇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李葬某所而余為之誌若銘  
銘曰

相而君兮以而子有聞兮雖余辭之不文兮胡以掩



女芬子

襲婦景孺人墓誌銘

予友濟南李于鱗歿而行其詩詩所數稱鄉人獨許  
邦才殿卿襲勗克懋而今年七月克懋司訓揚之江  
都以其妻景孺人之狀介其門人陸生來懇銘曰不  
穀之不得當先生也豈敢以亡人身後請唯是于鱗  
之靈敢傲惠於門下以亡人身後請嗟夫語于鱗而  
泫然悲不已也夫子安能辭為之誌曰孺人者晉侍  
中延廣後也父瑞而母陳十八歸克懋為其愛女也  
者而少之顧恂恂任婦自然共謹不衰克懋與母語

小戇孺人從傍目攝之曰與而語者何人也而戇者  
何也克懋為愧謝而孺人性寬緩即有所甚怒臧獲  
不能以惡語加之克懋意不憚以譙訶孺人輒唯唯  
克懋即故益譙訶之欲以試嘗孺人益唯唯克懋故  
繇孝弟力耕起至二十五激讐家奮讀書挾策而游  
學外邑孺人代為家政力紡績分身耒耜間以勤先  
百指克懋不復內顧矣乃謂人曰吾嚮者安吾婦德  
不謂才也吾二十五而乃始讀書乃始知吾婦晚矣  
孺人事其姑甫三歲而姑亡及亡而以手屬孺人于  
克懋曰是孝婦也孺人晚歲獨廢姑在至年九十餘



所以奉事之不異姑曰先舅之接也吾何敢間焉克  
懋九試九不利孺人無寸珥尺統之御竭其共佐克  
懋學而最後以貢得宦江都得宦之踰年而孺人病  
暑暴下藥之竟不愈卒卒之前數日猶強起縫諸孫  
衣治湯餅食克懋也克懋所為悲者以此孺人生以  
正德戊辰卒以隆慶壬申得年六十有五子男二人  
光炳為郡諸生娶於蘇光煥邑功曹娶於栢某某卜  
以某年某月日葬長白山陽尖山之麓白草嘴兆為  
之銘曰  
不知而賢視而天不知而天視而天之天而天之天

吾天也其以而不朽也然

盧母江太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盧鏗以其父簿君某之命來言曰某病不獲  
以身請也敢徼惠於下執事為母江孺人不朽計問  
孺人所與偶者則故提學副使師邵公也驚而曰是  
正德間稱嫺文名才御史者乎曰然夫余以盧公幾  
古人矣而胡以能相及也曰是及接盧公者也當公  
為御史燕中逾壯矣而未育子請於父封御史翁委  
禽孺人焉孺人之先有諱聰者從下交趾積勲至緹  
騎帥凡三世而父迪稱勲臣世家顧獨以盧公賢可



身州山人稿卷之九十三  
十一世孫堂  
托俾終事盧公孺人之歸公再歲所而舉簿君又四  
歲而公出按蜀歸以孺人見封翁於堂喜曰夫姬也  
能為吾盧後者也見公配張夫人於室喜曰夫姬也  
能代吾盧後者也張夫人蓋捐管鑰而授孺人矣孺  
人不以有子故廢二張夫人禮更四歲盧公當遷為  
按察副使督蜀學校寔為公故習蜀事而才以蜀諸  
生寄公故厭其險遠遂巡不欲往母何竟病卒於家  
是時孺人二十七矣而獨裁家政肅括臧獲飭財賄  
以奉事封翁封翁之忘亡盧公也以有孺人也張夫  
人之不至遂溝溝也則孺人所旦夕慰安之蓋封翁

之躋大耋與張夫人物皆舉手稱賢婦賢婦云孺人  
退而未嘗不飲泣以撫簿君也已成立矣為簿君娶  
嬪得名族湯生齔矣齔逾髫湯復歿孺人大悲泣曰  
天乎生何不幸而代我先公子已又代我張夫人婦  
顧謂簿君吾得母若復顧謂齔奈何復代若母母也  
自是撫愛齔逾篤竟以過瘁廢牀褥者十二年齔尋  
舉鄉試孺人大悅謂簿君盧氏不絕之綫者三代而  
有此子先公為不亡矣孺人竟以老疾卒得年七十  
有五當孺人之卒也簿君方錄選人任義烏念孺人  
疾數欲投効而孺人數移書止之曰吾且起行矣以



日進七箸矣汝奚以念我為且官雖卑獨不稱為天子有乎故孺人卒而齔代子也簿君亦竟以鬱鬱感疾矣盧君諱雍簿君名某始娶即湯繼沈有孫男四長即齔娶于顧其出湯也次鋒娶于沈沈出也餘二未名側出孫女一適陳汝驥一適陸士傑一許字馬元緒曾孫三邦治娶袁邦濟聘鄒一未名曾孫女一許馬氏墓在某所不佞感齔言乃為之銘銘曰共而舅相而夫撫而孤以逮孫之呱呱蓋四世而為德於廬也於戲

都指揮陳君配張淑人墓誌銘

陳君之治軍吾海上也日韋注坐庵廬矣而退而問脯飽漿酒之類毋弗給也者即毋論陳君君所從幕客舍人子亦毋弗給也君時貸下舍步武而內外聲無相接即寂然而一切取咄嗟辦仁何陳君之配張淑人卒君退乃大歎泣曰吾今而後而知吾妻也即毋論吾客吾乃以不時食且吾安知家吾歎呼而蒼頭數不應猶以我為驛搔也吾不復官矣無何而陳君遷帥滁陽竟報罷又踰歲而君治墓某地將以某歲某月某日葬淑人錢塘荆山原先兆之次而以書與狀來請曰吾今而後而益知吾妻也夫淑人十七



客嘲說文戲之相調戲之一 一

而歸不穀先太淑人朱竊少之而姑試以女紅事立  
辦乃始以進先將軍遂代總家政政益舉使督諸臧  
獲淑人授功亡不讐所摹孽婁當先將軍指不穀之  
先人以指揮世世家温而有帥浙者遂亦為錢塘著  
蓋時大王母戴夫人温而先將軍錢塘也不穀初受  
署温淑人猶在錢塘屬海寇起以不穀在行間憂之  
起寢失度先將軍謂淑人非嬖姓毋以安吾兒於外  
孺人乃得偕而温以養戴夫人也戴夫人忘老矣不  
穀數與寇苦角殺傷過當而最後以一不利落職恚  
欲自終曰吾陳自燕山公而下至都督若闡者蓋

六葉焉至於余乃以不力戰隕其家聲天乎何所用  
生為我淑人從容稍解之曰是不足死也等死死敵  
乎不穀感奮請效大帥壯其意許之竟以功復官而  
會錢塘火先將軍故寢疾益劇戴夫人謂淑人當代  
若夫以子也淑人則又往錢塘內共具湯粥藥餌而  
外飭花竹水石選賓戲客嘲以娛先將軍為之少已  
而起者凡三歲而竟卒則佐不穀喪已又佐不穀葬  
已朱太淑人哭先將軍劇而病病又五載而卒淑人  
所以侍朱太淑人與佐不穀喪葬如將軍不穀之得  
無大罪於人臣子淑人蓋有力焉不穀故難子淑人



中歲始有子而其二夭淑人謂林女良而進之不穀  
以軍事辭淑人曰夫辭之為忠吾行之為孝斯可也  
林後以病卒淑人哀之如已女嗚呼淑人已矣不穀  
今安忍室令不穀室而寧復有淑人者不穀老竟繆  
矣余悲其意而許為之銘蓋聞之曹生昌先云內人  
亟稱淑人明麗刺繡敏妙俱為錢塘良家子冠陳君  
名將也恂恂禮樂儒者遇敵不有身好客不有家乃  
竟以不能其上官去矣夫豈唯曹生余亦云夫余所  
以銘也淑人之先有為御史中丞者本父鴻臚鳴贊  
祐而母王孺人二子存者廷章聘永嘉項氏次廷相

二女長適郡諸生陸從龍次未字淑人二十五而封  
封十六年而卒俱狀云爾銘曰  
天奪陳汝乃以汝陳內多顧而外多齟汝亦能恻然  
於地下耶

明故葉母王宜人墓誌銘 代家君

葉宜人卒之又明年某奉 朝命總粵師道出宜人  
里中及門奠而卒哭其孤良材孑然疚也跪且請曰  
先宜人之所借以亡朽者公吾領之又逾年

天子北召吾雲中過良材則發病死矣宜人諸孫恭  
煥踊而大哭曰公食我先宜人約耶即先人歿且不



瞑以未終大事恨於予吾首尾不三歲而哭吾姊又  
哭吾甥哉吾不忍其存者為投淚志之宜人姓王氏  
先司馬娶陳孺人生吾兄都事已遂生宜人人生十餘  
年而陳孺人卒宜人十七歸衡州君衡州君者故文  
莊公盛孫也崑著姓亡過王葉兩家而先司馬宦達  
慕稱文莊公以故字宜人其孫而家特貧甚僅具薦  
紳大夫之態與名宜人舍去其故而僂力佐衡州君  
以勤拮据治生產衡州君始釋褐台倅改大名最後  
乃遷衡州丞所典凡三大郡號稱沃饒而宜人獨身  
與衡州君往返衡州君垂橐而受代宜人忻然相慰

曰誰謂廉吏不得飽妻子也吾視往者固日加肉矣  
而監司察廉則亡不首衡州君亡何君竟病疫歿宜  
人哭且絕者數矣強起治棺殮束裝而東諸守令歛  
數百金為賻宜人謝不受是時良材為諸生甫冠也  
宜人所以課責宜莊於衡州君時良材有子恭煥宜  
人之愛恭煥甚夕從師所歸置膝間手果餌勞苦諄  
悉然語少不當意即推而下之加誚責不少段顏色  
以故恭煥與良材接起有聲而宜人且老數還過外  
家與諸兄弟聚讌甚繁也宜人廣穎豐下性剛矻矻  
不必讓入他諸兄弟事亡不請宜人不少語而決所



面折或小過無憾者恭煥既與計偕射策不第歸宜  
人迎而喜曰歸耶吾卒不諱不慮耳且人固強亡疾  
一日暴中風頃之卒享年六十有五衡州君諱夢祺  
子一即良材以貢游太學娶周氏再娶沈氏孫二即  
恭煥次恭炫邑諸生曾孫幾人墓某所銘曰  
孤而令者女耶嫠而貞者婦耶笄者丈夫耶

王室孺人墓誌銘

代家君

孺人龔氏其先代多顯者至武崗守震震三女少者  
孺人孺人生而有令稱先司馬之交於武崗守也互  
賢其子女遂委禽焉孺人笄而歸我靜庵君母曰陳

夫人是時陳夫人疾已殆強起撫孺人曰吾乃及生  
見新婦即鬼耶不憂餒矣孺人歸三日而手湯藥候  
問安否如習為婦者亡何陳夫人竟捐館孺人所以  
治調凶事大小咸當司馬公固宦游亡問家人產奉  
少羨輒以付孺人為築室斥買園圃益拓婢子日夜  
紡績殷殷不絕先司馬復娶於陳為吾母太夫人太  
夫人後來而稱姑不自安孺人亡間禮事相推懽甚  
先司馬旣得謝割業之腴者可千畝為義田推賜宗  
族靜庵君固已吏之而內難孺人未決孺人殊喜曰  
此愈於益吾以千畝者先司馬老而安孺人養脩隨



之奉不取備而取適靜庵君既博大多施予而又好  
客客履相躡前堂羅鐘鼓蛾眉曼睩徵聲選技易暮  
為旦其治園池陂陀靜深窈窕鬱密之勝奪自然規  
歲入什可當者僅六七而孺人務為散素彊本而勝  
之臧獲耳屬懾孺人毋敢欺然頗樂靜庵君寬其不  
敢欺與樂相半也孺人豐容岸坐燁然左右頤指肩  
脅而共役即靜庵君不冠亡見迨白首以為常後老  
且得疾謝家政可七歲乃卒都事君泣而貽書某曰  
若嫂竟不待矣老人無所愛餘日憶微時牛衣徒悵  
惘耳某讀而悲之度無慰存者謹按所著孺人之行

而志之孺人生以成化辛丑正月二十二日卒於嘉  
靖甲寅十一月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四子四人世德  
南京詹事主簿配虞氏世業四夷館譯字生女五人  
適周允元金允治魏希哲皆太學諸生孺人出也世  
聞世望州庠生女適晉驤許吳某側出靜庵君名悒  
靜庵其號嘗一為山東布政都事未幾輒去人或稱  
都事君云墓在某所銘曰  
室之藏邃兮梓可樹兮孺人之寄兮幽之宮巋兮楨  
可材兮孺人之歸兮寄之穰穰兮歸洋洋兮厥配良  
兮胤發祥兮



穰 豐之洋 盛天 又多

顧孺人墓誌銘 代家君

嘉靖乙巳冬十月予以使事道家值從子世業婦顧氏卒世業哭予兄嫂亦哭謂予曰吾老矣不忍復能見新婦死又不忍見吾賢新婦死也予大悲懇重傷老人姑為慰語別去後三歲世業貽書狀予曰婦塋且久未有銘非敢以勞長者叔父其幸哀憐之借不朽焉予喟然歎曰是故賢當吾兄嫂意者為誌而銘之孺人太保顧文康公孫女父履方鄉進士贈尚寶司丞孺人十七而歸世業歸十年死太保方盛時鉛粉紈縠填溢帷第間孺人幼一無所好弄廼日取女

史內則讀之澹如也予兄携世業抵京就婚太保第衆初望孺人必意輕其夫家孺人則更唯唯共謹迨携歸事二親問安否具膳日務探志弗解至所以處先後間益相習為婉戀卑異懽甚就而不知為太保家人也御臧獲嚴而恤逮鹽米絲縷出入瑣冗靡不經畫靜而理也世業以書進譯字館赴京孺人初亦偕既乃辭歸曰君父母春秋高盍惟所以顯之者吾當歸任君後世業微戀不忍驛孺人正色曰此非所以望君也遂歸逾益共謹朝夕弗解會世業在館久念父母亦得援例乞省到家孺人疾久之亟強起視



世業曰吾廼累舅姑吾廼累舅姑語訖死以故死予  
兄嫂哭更慟也孺人子一其女二塋附糜常涇先塋  
之右銘曰

繇繇涇之墟孺人是居母念爾夫佑爾子女且以慰  
爾舅姑

亡兒果祥瘞志銘

余舉進士之明年魏安人來京師又明年兒果祥生  
時家大人方按治楚得報喜曰余昔之夜夢橘累累  
而實者其徵乎遂名之曰果祥志夢也兒生甫彌月  
而病風氣且絕矣余強投之藥刀圭許頃之咯咯吐

也已遂蹶然蘇復藥之愈魏安人念兒乃自乳兒既  
周歲眉目秀朗口澤蘭發膚玉瑩可念也而性又最  
穎利言笑僂媚便辟舉止故少於姊然其智足衣食  
之矣姊嘗衣文繡衣兒豔欲得之予笑謂兒誤矣非  
女子何從衣此文繡也兒謝曰此文繡誠不足兒所  
他日當衣大父衣耳會家大人治餉還見兒益愛娛  
弄之嘗從書室聽姊所誦詩不一再過輒熟見客長  
揖畢令誦所聽詩不爽也給事凌君雲鵠大奇兒許  
以女兒趣前拜曰甚愧母以報舅許代舅給事乎凌  
君益大喜亡何忽疹發被體治之不效死死時攬余



袂而呼者三意若有屬者家大人時治山東聞哭之  
慟曰兒在必貴貴則余衣冠而祿者三世且四矣宜  
其及也兒以巳酉生以壬子死死之踰月余始過里  
乃歸兒骨而瘞之先墓之傍且為銘曰  
不女殤耶女四歲而遂棄予也將女殤耶後女百歲  
而死者亦竟何如也有情無情誰為辨之始而若割  
既而若疑終而若遺嗚呼噫嘻

亡兒女埋志銘

嘉靖乙卯冬十月王子之妻魏安人舉一子家大人  
喜為祝髮而名之曰榮壽明年丙辰冬十二月側室

李氏舉一女明年從王子青州使院又明年五月女  
疹天六月兒又疹天殯城西佛寺中又明年六月  
天子脩邊怒下家大人獄王子業棄官而北伏闕請  
代矣倉皇命奴貴為麥餅二甌食之埋之土而銘之  
曰  
嗚呼從我而來耶胡不從我而去也然吾携汝來死  
而不携汝骨去母謂乃父薄也以家難故嗚呼鬼而  
無知也吾安所語汝其有知也自今日餒矣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明故太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致仕棟  
塘陳公墓表

隆慶壬申之三月致仕貴州右叅政棟塘陳公卒於  
家年九十一矣而公之鄉搢紳大夫諸生吏民環顧  
次嗟而歎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疇復有薦孝揚  
親如陳公者乎蓋公生甫十月而父承德公捐館母



都安人矢天而撫公以長也公自以生不及識承德  
公親遺像輒涕覆面事都安人蒸蒸敦謹四十年一  
日也舉進士需選則弃之歸省都安人卒毀瘠幾殆  
服除廬於墓者五載而始出蓋嘗走海內名公卿若  
邵文莊王肅敏董誌表哀誄數百千首以不朽都安  
人而公後薦老矣居嘗祭伏泣祠下孺子慕也則又  
曰疇復有難進易退恬穆如陳公者乎公有聲邑諸  
生間為易甚精而屬鄉試安吉廖守奇公材而謂歸  
安武令當入叅試事且治易也以一束帛俾公贊武  
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叅試而薦公預鄉書廖

守始得公謝弗往狀不懌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  
遠然武令胡渠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而始得  
工部主事時且有給事御史選謂少需之公趣辭之  
官改刑部復乞南為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為刑部郎  
再改儀部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叅議湖省再遷  
副臬事滿考而始得叅政貴省以道遠多瘴不欲傷  
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家食分三之二  
御史先後尉薦亡慮數四而公無尺字走燕中竟老  
弗起也則又曰疇復有循吏為德於國如陳公者乎  
公之攝泉徂徠蓄洩啓閉以時即尊官巨璫毋得越



糧艘而先糧艘畢即客舶以次魚貫進不為苛峻以待漕卒商旅懽浹道矣而遠邑填夫來受役者八百人所募倩而猾卒持至十金不止公盡革之第徵人二金留郡庫大約人省可八金而三歲獲四千六百金之羨以備河大興公小暇輒召諸生講說經義貧則為繼膏油諸生多顯重者吳太宰嶽憲副孟祺其選也為刑部而王勇者挾戚畹張甚嘗道粹潘御史會以訟事入部戟手語侵尚書尚書第唯唯遣出而中憲甚試以屬公設法捕得之窮治姦狀論如律叅議時督太和山不私其山佃人出其饒者俾佐州民役

州為稍蘇副使時所平亭疑獄若而人所縱舍株累若而人至於紕貪墨抑豪右侃侃在法表闔部肅然則又曰疇復有食廉于官于家少老一致如陳公者乎漕河柳植利歲千緡泉夫曠役亦千緡太和山佃入亦可千緡香金稱之公前後悉以歸官中貴人守太和者冀交驩公誕日得公詩袖數百金及他珍物為報公怒欲劾治之急麾出長跽謝過乃已公歸而垂橐蕭條山田百畝恒蕪藿食勿計也有巨商介公友書為沈侍御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出金為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蓋湖俗士大夫以



評語之音歲  
鍛行不正

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則又曰疇復有矩脩內  
外行醇懿如陳公者乎公十四而為邑諸生時當護  
月邑令司諸生成躄踞相評咲公獨嘿跪不少跛倚  
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蓋生平無登變破老之好矣  
則又曰疇復有長厚為德其鄉如陳公者乎公雖窘  
無檐石儲然姻黨宗族有待而舉火者公所恩施人  
輒忘之人所恩施公即一飯弗忘也或謂公當翁却  
我固不知也其為長者如此則又曰疇復有  
學能文章歆然如公者乎公十歲而能歌詩於書  
鮮所不讀所著有天目山房存稿山房摘稿和陶小

稿見聞紀訓絃韋纂要族譜數十百卷藏于家知者  
以為有會昌昌黎風公意弗屑也蓋九十而讀書琅  
然不衰所請揮洒立就矣則又曰疇復有見道明性  
洒洒朗詣如陳公者乎公嘗從學湛氏與鄒呂諸君  
子游然其絀門戶杜口耳要之有當於心者非師友  
所得與也始而主誠終而湛然忘之一切世好如洗  
留不恋生逝不厭置其真有道者歟已而復次嗟歎  
曰公胡不百歲也蓋公嘗從吳興社其社之老大司  
空蔣公劉公大司寇顧公輩雖少長於公咸推遜公  
以為弗如而諸公亦後先物故獨公在公長身玉立



矯矯若雲際鶴老猶能細書聰明強識好奇之士以  
 為當仙去不死胡但百歲也而今已矣則豈唯搢紳  
 大夫諸生吏民哉蓋天下之人惜之於是公為儀部  
 郎與試南京知名之士三十有七人而先司馬府君  
 與馬府君之子世貞嘗按部吳興謹因搢紳大夫諸  
 生吏民之論而表之曰有明賢大夫陳公之墓公諱  
 良謨字中夫別號棟塘有子二人敬則孝則敬則最  
 賢而文其先系配嗣生卒月日詳誌中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墓  
 表

當太僕公之將入給事中也洮弗肯應曰吾必死諫  
 死易耳而以貽太夫人憂何辭不許乃入給事中數  
 上書論事執政固目攝之矣而會虜闌寇塞內傳大  
 都公遂欲死虜而以募兵出歸復欲以死爭權相不  
 果而遷按察僉事兵備嶺南以去一與其守令議大  
 盜獄不合臺右其守令即自劾歸永嘉歸而自意可  
 無死以終奉太夫人也乃又不勝激島夷難從鄉里  
 惡少年拒走之凡三載永嘉之鄉兵幾振無何竟敗  
 以死太夫人固無恙也且夫士豈必盡用死重哉夫  
 死不死遇也或曰公殆欲以愧夫封疆之臣而失職



者則又非也夫公知有君親而已矣奉君則君重奉親則親重死不死遇也公姓王氏諱德字汝脩世為永嘉名族而其在諸生時美髻眉妍皙若玉雪人固肅然亡敢以狎進甫踰冠成甲第授東昌府推官丁父憂歸補大名公之兩司雄郡理以一切治辦稱又嘗城臨清論功進歲奉而其辨滑大盜獄滑人德之為祠祀焉幾十年而始拜給事中即勸上簡內閣輔臣謂文言而不當用強博而不獲要外廉而內濟欲陰伎而陽為容者非其人也執政固中惡所繇目攝矣而公按光祿即汰其費三月而得四萬金當虜入

公所上十餘事如開北都門入郭外避賊者減京通倉糧價使民得量受食而又薦材士大夫趙貞吉劉燾輩要當上意比奏即報可所募兵山東為諸道最播紳大夫交口推公才以當一面而忌者亦時時反脣會新太宰上事公投刺少殺其禮太宰貴倨甚即出公而公素嚴重諸給事偶坐不能得公一語而公問引其所善論國大計臧否入刺刺不休也故事三司謁臺亡不謬為恭謹前白事若小吏而公其不顧獨捧手而已不為禮乃至都御史訶公廉檄餘奉為餉且獎公公曰都御史於法亡獎二司者二司法不



得受餉下其金籍之公部兵執盜民也民亦謂公兵  
盜郡守為民請持未決而都御史意公私其部兵則  
猶以籍金故公之歸太宰移文留公不得而前太宰  
復用按牘曰是故強項給事耶以按離職罷公公所  
前募山東兵精甚居自恨不得以其兵一當虜而其  
僉事嶺南數選練驍銳以軍法約束之身入諸徭寨  
所傷殺捕鹵過當歸適有倭亂乃納太夫人城而從  
其宗人豪散嘗財募兵為募并捍嘗一再敗之斬首  
獲生以數十計最後公雖擊敗賊然失其豪以是憤  
志奮益前莫復豪雖品而參將缺兵悔約眺郡援又不

至兵既敗公猶手射殺數人罵賊以死然賊自是奪  
氣竟不能越公鄉而薄郡矣夫公以烏合之衆素所  
夷等非有國家一節以提衡其命而能用之至三年  
而亡畔散功雖不終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天子用督臣請嘉公誼贈太僕少卿賜祠春秋祭額  
曰愍忠官其後一人錦衣百戶世世弗絕嗚呼公之  
致身不必在官人主之用公不必及身雖若俱稍後  
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無憾矣公之舉進士宗人有  
與時相連者以書為公請公審視之削其請而後投  
生平杜干謁雖誓帛必却其於進數避不肯就於退



則一拂袖而決此其倡果勇奮節激昂豈復有赴會  
希遺意哉公之歿春秋僅四十二有子如珪舉鄉進  
士賢而文如璧今為錦衣副千戶謂不佞好談說古  
今節義事俾志其大都於墓道之石餘見羅贊善侯  
布政志傳中

中南黃先生墓表

當正德丙子而中南先生黃君得之舉於鄉以易魁  
其經十五年而為嘉靖辛卯其弟勉之復舉於鄉以  
春秋魁其經於是天下知吾吳有二黃者而勉之一  
再試不利輒棄去為古文辭又工性命經濟之學天

下乃獨好言勉之而勉之卒又十五年而黃君尚稱  
鄉貢士以歿蓋七十有五矣黃君意以士不成進士  
即不能有所施設即少施設而無為之推轂至公卿  
者即至公卿而問其所繇起赧然靡以應也其氣且  
又索然以故終其身裋褐而不悔也黃君之久困禮  
部也而部有崔侍郎桐者其同年生謂之曰公豈有  
意耶部幸司務缺肯留佐我我力能得之銓曹黃君  
笑不顧曰小子欲輕相吏哉且吾苟為而所與者而  
乃待今日黃君既已久次然其於文章益有聲而鄉  
貢士皇甫冲王文錄少後於君其聲相甲乙時相嚴



長髮聚之俗音各云公始笑之

聞而欲致之謂是三生者久困令出我門下以顯當  
重德我而俱莫能屈也黃君為人長身偉貌脩髯目  
炯炯瞳子類河朔大俠社時屬其父公異授產與勉  
之各千金悉哀以實書於書鮮所不窺而所尤習左  
氏莊子離騷司馬班氏史詩好稱曹謝岑李王孟諸  
家顧其所撰詩若文則別為杼柚曰吾得於機而發  
於機雖吾亦不知其所繇來者安能齷齪優孟抵掌  
為吳中名能文章家黃君與勉之而太原王守寵安  
定皇甫冲濤汾濂皆兄弟又交相貴善也勉之卒而  
有子姬水善其父言君恒歎曰吾弟為不亡矣謂其

長子道美歿而幼子河水尚少曰吾名當不後勉之  
今乃尔得非以而輩不姬水耶黃君不好游富貴人  
所還往獨二家而相次凋謝且盡乃數過姬水城南  
第愛其花竹徘徊至夕乃去黃君七十五而前後所  
偕計吏自潞河舍舟躡橋之京即下第躡橋之潞河  
不乘騎曰若不脫諸生吾必不驕若足以為常至是  
當治裝行忽屬疾卒天乎乃竟恠黃君一第以死而  
不令為所欲為且黃君偃蹇鄉貢士垂五十年而相  
嚴欲客之侍郎崔欲吏之而不得此豈苟為貴者黃  
君墓時姬水為之狀而司勳汾志之蓋又十餘年而



李州山人集卷之九十四  
九 世宗堂  
河水之學成內傷黃君意悉取君文若隱居北游閒  
居客中右閭諸集與所纂校孔子家語兩漢博聞漢  
晉唐四傳唐詩二選仙家四書大哈小哈錄詩說集  
梓行之而謁不佞表其墓曰舍此無以慰地下矣余  
閱而許之黃君諱魯曾得之其字嘗自號中南山人  
有孝友至行及它大節甚著其家世勲閥妻子生卒  
詳具志狀中

南京刑部郎進朝列大夫藻泉凌君墓表

嗚呼藻泉先生歿而不佞世貞表之曰有吳賢大夫  
凌君之墓君績學工執文以鄉舉起家一今巖邑再

典州郡奏課第一陟佐秋官歸而為德於鄉鄉人稱  
之曰藻泉先生三邦之人尊以賢大夫而不敢名而  
學士薦紳猶惜其晚而未竟用及其歿也則又惜其  
蚤而未竟享也蓋不佞過君郡君病且欲矣強其子  
工部君扶携出謁曰公長者吾乃何幸一接公不佞  
固已知君之有所屬也君之為諸生甫弱冠而於其  
業工甚試諸生間往往屈其行然至應鄉薦輒病不  
利因著夢成賦以自見久之用選貢升國子上舍始  
薦應天至會試輒又病不利而久之始謁吏部選  
為全椒令全椒民苦養馬上豪詭為邑供丁而以馬



後貽下農君至則首革供丁曰吾無所事供也為代  
下農養馬則又約束其寮曰毋行落誅常例也則又  
時懲留其老者俾易駒而為處價以備俵曰毋令而陪  
償也價少盈羨悉登籍著為令邑自是無馬害矣君  
又以時立社倉出粟予貧民貸其子錢議丁糧省里  
逋抑斥姦吏鈕強猾邑政大治乃稍留意學官脩禮  
教之事尊故王文成公以配歐陽文忠公曰此二公  
牧同地也而會河南寇師尚詔反聲言破鳳陽高墻  
擁諸王孫度藕塘且突全椒而南公從邑中少年五  
千授甲置陣為三覆以待移文御史所遣二指使倚

角前扼賊衝賊遂巡遁去幾旬卒以全椒障云而東  
部課令最顧僅得沔陽守沔陽名為饒而困涉君甫  
至監司檄徵積負五萬石君曰是無柰涉農何行求  
富人代為券約以樂歲取償而身勞勉之頃完其半  
以報監司大悅檄旌公力辭守不穀何至代民受旌  
也沔多客籍皆饒樂而土著民不勝役則相率跳它  
邑自隱君悉遷客籍以次受署役則土人稍稍歸矣  
公又築下流之堤以捍荆湖漢沔諸水水暴至不能  
稼損人相率呼凌公堤云有護衛指揮某數大盜而  
社其國莫敢問御史以屬公畫策立就逮窮治枝黨



知廬州府嘗受檄清理鹺務宿弊為洗採三殿花石  
以身先州邑吏而設法委曲處之甫三月報完詔賚  
金帛加等有居閒而索金於茶及酒者君發之按如  
律豪猾惴惴受事而君不以自多曰吾愧夫逆絕暮  
夜人也用治理卓越上聞擢南京刑部員外郎君故  
倦游而屬喪母王太宜人過毀瘠疾服除治菟裘為  
終老計太宰胡公與君義故移書趣之出公謝曰身  
業已有之不能為宰公失也會東宮詔恩進金緋然  
亦不時時服幅巾白帽林居讀書焚香宴坐竟日好

養生家言居恒誦老子專氣致柔章以持世要訣無  
過是已又好禪恍然若有悟於出世也榜其居曰淨  
因齋更稱淨因齋主自君之先有時中者為元秘書  
少監懋翁者為翰林直學士至明而諱賢者以應天  
治中直諫謫章皇帝思之為賦招隱歌命行人召還  
俾佐大司馬理御史臺事固辭書賜老堂以責其休  
而子晏如繇善書起驟拜吏科都給事中權右僉都  
御史有名臣風凌世世受儒三傳而練溪公震仕為  
黔中校官最不達而最賢最名能文章則君之父也  
君於詩文少受其父指而又多從文太史劉司空數



海州山人雜錄卷之四  
大人游弘嘉之際卓落諸名家皆其所寤寐交者也  
文獨推史遷氏非陽浮慕之要有以心得者晚乃多  
病不數為詩其傳者三百餘章皆有唐人風至論詩  
十法鑿乎其言之也不佞蓋嘗叙其簡批謂用脩而  
在即赤牘其舍諸君名約言字某得年六十有八以  
卒有子迪知成進士為工部員外郎述知為光祿寺  
監事遇知遂知俱遊太學諸孫十人皆彬彬世其風  
吾所謂君位不盡酬才壽不盡配德名不盡彰實以  
為恨然大較備有之故為之表而且以君之所未盡  
屬為君之子若孫者

明奉議大夫福建福州府同知會和邵君墓表  
先皇帝時予以按察監青州軍事而劉公丁公後先  
為中丞巡撫其人咸寬大好行其德而御史某子甲  
取一切苛辦毛摯為治吏所當劉公丁公則競為掩  
覆以見長者所當某子甲則競為操切以見才事不  
兩值則兩濟而各以其重稱事兩值則技亦兩困竟  
用是失意而敗甚者或屈二中丞之好以徇某子甲  
而獨青州之安丘令邵君為不然君於寬務施於邑  
之外所謂赤子者於嚴時有所用以警猾墨吏而提  
衡其中豪以上然寬而稍振以節嚴而力除其細以



故安丘之中豪大吏雖內攝邵君而亡所怨其小民愛邵君而不敢以狎待即二中丞某子甲亦不得以其好名邵君總其凡而旌之曰賢邵君之政可見者時徭役平稅歛能使其民欣然出其財力以輸公而家更足嘗取桀黠媚上官人王佩置之理其人至死不致以頰舌報君畫策捕大盜董養王學古受上賞御史何廷鈺者議海運以

為條析其不可狀

上御史意殊不自憚無以難也然君竟尸焉自好

鮮內主擢廣西之上思州守以去安丘故多盜安丘令在按察業不虞安丘安丘人知有令亦不知按察

也安丘失令桴鼓數起盜行劫城中按察始日夜拮据治盜安丘人亦始知按察矣邵君諱大章字本中世為錢塘人有聞者君以明經數冠諸生舉鄉薦起家桐城教諭束贄不行遴其秀文而貧者躬誨之以最得安丘令自令去為上思守不夷其俗敦信興禮翕然向化其治大約如安丘以才移署橫州治狀加上思以最得同知福州府駸駸顯矣而君竟坐觸瘴多四肢之恙即上疏移病歸人或謂福善地同知尊於上思守胡歸也君咲曰吾不難上思而難福哉吾病自不任耳且也不欲以吾內而殉吾外君歸之二



年而母瞿夫人捐館君柴毀支骨又以身襄事往來山中瘁劇病卒春秋僅六十卒之明年而余起廢叅政浙江當君之鄉意稍徵君之所以令安丘者自益而已矣君年六十不為壽官五品不為貴有子四人雖間補邑諸生不為達能自致其寬嚴之適於安丘而亡所取上官指天之報稱循吏抑何寥寥也彼夫張湯杜周之徒急於用以民命而塞人主之指然皆終貴至公卿子孫相印侯國不絕又何如其說也余竊有慨於衷故為采安丘之政之最著者表其封曰嘉靖中循吏錢塘邵君之墓

明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實墓表

公實為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即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部郎間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愉快曰世故有人執而郎宗臣已去為吏部休澣輒一來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辭甚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藉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



跛行不正也一湊千候切競進  
中湊

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  
龍輩為別百韻即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  
甚工既歸乃杜門度圖史丹青彝鼎之類一小閣卉  
木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置器然不屑也郡國大  
吏雅慕公實干旄門相踵公實則以一蒼頭謝絕不  
任客鄉里袂袴子跡絕不相聞而潦倒書生挾冊剝  
琢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樊武  
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  
遊其於鄉師事故黃文莊公佐而友黎戶部民  
與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

庶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  
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為徙而公實亦意盡乃  
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湊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  
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故弃其官萬里  
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益謝弃交游期以歲月  
窮古作者之蘊而卷云下觸手筆弗受潘庭卉木弗  
及新以死嗚呼何以死也實所為集若干卷具在  
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其下駟亦足以走夫  
後死者即公實不死也記之從公實遊間過飯  
一肉不能再盪既復過具鮭肥肉以為恒青衫



沓拖其當繡處時意殘則綬以紵  
故嘗貴為諸生日以意氣耗其數  
不顧詰之則  
咲而指其腹曰是豈任肉者公實又性不好食酒事  
太夫人薦至夔夔齋慄與諸弟李友愛甚昵即獨飯  
飯弗其也又春飭於言行不寢然諾取予一介不苟  
自吾黨之工於詩不乏而其為人毋工於公實者公  
實好言數又能相嘗一夕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  
柰何已又謂予曰惜乎子之不得志於年也子而年  
疇能跡子武乃又黯然而歎曰吾先二子徃其誰為  
險者蓋公實歿之六年而宗臣亦年三十六以歿又

十五年而余尚在顧且老無所成乃因公實弟有貞  
之請而為之表其墓曰明珠珊瑚若然夜光粵之南  
在在藏而孰與夫公實之骨之藏公實梁氏諱有譽  
別號蘭汀其父僉事公世某為南臺察以諫稱太夫  
人某氏娶於某有子幾人某某餘詳誌中

李大夫張太恭人合葬墓表

于鱗為古文辭其傳薦紳先生至人讀而驚曰夫夫  
古之人也耶乃于鱗之拊太恭人於李大夫葬也而  
弗自傳也謂正甫不朽先德哉俟而銘以定謂世貞  
幾其於今有徇也俟而表以隧則又曰傷哉吾先大



夫之葬而孤尚稚也蓋弗備是矣則又致畧曰大夫諱寶字來貢其先長清人至大王父禎而徙歷城之龍山禎有子曰端少孤移箸郡西門貧不能自活間與所善博徒博一夕而箕錢十餘石少息之遂為西門大賈徧視里中才子弟令操奇贏無不人人累千金端故以末起然為人好施尤急喪葬予棺槨以為常歿而諸小賈暨喪家竊祠伏臘之矣大夫擁父貲為豪解音伎善酒嘗得駿馬客四十人人與觴敵不醉一補郡諸生不成用貲再補德懿王典膳正非其好也每朝會當上食輒引病不受署居恒謂酒後氣

吐哈作雲巒狀觸人安能銜三寸日屏息王者前也故父券僅萬金一夕感擬焚之曰柰何以先人之德任怨令閭里匿影避我為益落魄用酒挫產以卒此三十六歲前已娶故郭恭人有二子矣暨娶今太恭人張氏十六而稱為人婦若母存者忘亡二十八而失丈夫後有三子併前五矣三十六而失姑楊太恭人益稱母抗二子法於三子咸夔夔齋慄也于鱗既壯大補郡諸生然益貧三剪宅而始獲廩縣官太夫人所日夜績而佐于鱗誦者勞可知也于鱗成進士為比部郎順德守太恭人咸從不以四簋傷于鱗庶



拊拊我畜我豨 作傳音府拊循

哈春合切大歎之口哈歎之

概取之概之

遷為陝西提學副使遠不克往于鱗居邑邑不樂遂  
乞歸凡里居者十年而用薦補浙江進左叅政最後  
為河南按察使復迎太恭人養太恭人之所從往者  
欲以安于鱗其處也為于鱗子也太恭人素內實  
不泄一夕暴注遂不起凡七十四歲大夫之一再受  
封為比部郎順德守太恭人始封安人進恭人以于  
鱗故咸稱太子五人諸孫七人曾孫五人于鱗者大  
夫之第三子而太恭人之最長子世所稱李攀龍先  
生者也不佞世貞竊謂司馬氏之著於遷也而有談  
也班氏之著於固也而有彪也其自叙彬彬乎文矣

乃于鱗之不自傳何也然亦叙其略焉大夫之以俠  
起而弗永蓋稍異二氏乎論德則大夫弗曜論功則  
遷固匪創子哉于鱗矣乃太恭人之淑行懿教何愧  
孟母焉敬為表之曰是墓也濟南李攀龍之父若母  
藏而吳郡王世貞之辭

贈吏科給事中古溪石翁墓表

蓋歲著雍之執徐而王子治魏行部東明時給事中  
石君星用直諫罷而員外郎穆君用救石君自罷王  
子為之表其鄉曰忠義而石君弗謝也拜而曰星之  
獲稱人也則以穆君故而穆君之獲以星人也則父

大歲在辰曰執徐

年州山人高... 卷之... 五



据音居予手据拈物作不繫之  
手病之惛貪美之

穆大公故王子乃為之叙穆大公而石君又弗謝也  
拜且曰大德不再而不肖乃欲三之以吾子之幸  
不肖也不肖有父葬且十餘歲而不能光昭其隱德  
而以累吾子則又拜曰不肖非敢後吾父也以托於  
子者深故難之難之者慎之也王子乃又讀其狀則  
石翁者少業耕而用其間受經里中師通大指又能  
為司空城旦家言補邑椽諸邑椽好家於邑而舞文  
利相高又相傾也翁少之歎曰近法失人近情失身  
吾茲有以衷之哉顧書天理二字掌間有所不得意  
則時時俛視掌而邑故有牘帑賦直為百金而嶺是

役者率十倍償之家比破翁言於令曰柰何為姦胥  
索計悉裁之有法至死者而吏据讞案持不下陰惛  
曰不與吾百金吾能死尔翁聞微以風令悟促具獄  
出之其人暮夜袖金以報翁翁咲曰誰為若德者非  
我也不可示之掌而走凡翁所更事三令大指佐以  
寘劑法而行即令有過舉未嘗不請間切諫也退而  
立衆中若膠其輔者民怪令之驟過驟更不知更所  
繇令亦恠民之旋毀而旋賢不知所繇賢以為翁無  
泄也益親之最後令稍汰翁度諫不入陽為醉墮馬  
傷者令強起之則卧而吁曰股廢不任矣居一載所



令賄敗諸用事掾亦敗而翁徐起從里中社飲甚樂也翁既以勤累有田三百然多瘠澗而念其二兄貧為人傭作即瓜分之而取其下者給事甫踰齒授之書指以古賢烈丈夫事曰而壯能之乎給事應曰能翁起摩其頂咲曰吾不能辦于公貴高其門而固能自高也給事舉於鄉遂成進士翁即貽書戒之曰吾生無他惡獨惡宦而橐者若慎之不尔吾不而父也始隣有鬻於翁者其券已入翁而弗徙也至是人謂隣當徙即隣亦願徙也公謝曰嚮者不徙而今胡徙哉且吾理久非不能得之夫欺人之與見欺人也其

較可辨也蓋未幾而翁捐館矣翁樸直亡它腸不寢為然諾其所與必死友給事後直諫得重杖創甚而穆太公輕千里裝重以其子護給事歸且曰而為而之友吾為吾之友而已問左張朝用八十亡子盡鬻其田十畝而來視給事不知其何人也曰我而父友也俄告去不顧翁晚游海頭集而樂之謂給事曰死葬我此地遂與其配燕孺人偕窆焉翁歿久之而給事再起贈翁如其官孺人亦獲贈如翁品給事稍稍遷廷尉矣而尚窳不能高其門曰吾以媿于公之子定國王子曰不然也而翁不能高其門為不媿于公



迪音狄進之順之  
循道之又啓迪 完卷

而不能高而翁之門為不媿定國乃為之高其墓道  
之石而表其行翁諱魁字國士別號古溪卒之年六  
十四其世系具志狀中

贈中憲大夫邵武府知府吳公暨配李恭人墓

表

蓋參政君之葬其父邵武公與李恭人也時猶在諸  
生云既服除而領楚薦第一連舉進士授中書舍人  
典內制始謁太子中允尹先生臺誌其幽而邵武公  
猶稱處士也既參政授給事兵科外謫浮沈者十五  
年而以守最封邵武公如其官邵武公之不為處士

也與李恭人之得為恭人自茲始也 天子固嘉之  
其於公則曰耆賢龐德欽福弗耀於李恭人則曰冲  
惠儉勤克相誨迪參政既感 上恩德思所以侈大  
之而又念茲邁之不易屬其友人世貞官比壤乃始  
以狀與誌來請曰子幸為我改樹墓道之石按狀公  
諱顏字宗魯其先自嘉興而徙興國州者曰賢為公  
高祖賢子仲容仲容子澄澄子義於公為父公固少  
穎慧善讀書以奪於家故不獲竟嘗從其伯父傑宦  
游燕蜀間已行賈吳越其於治生御臧獲折節賓客  
皆能依傳禮義稱為不悖書指尤喜脩隱德從弟憲



少寔未著博士聲公獨善視之曰是能使吾吳有聞者也而憲果應偕計高等人謂公且重獲憲報公笑不應曰吾知憲吾從季不知吾故善之又嘗子其族之孤者授室矣立而後遣之曰而家鬼不可餒也且得遺金於道且數斤俟其主而還之欲以半為公壽公謝曰使吾利而金寧俟若耶自是每過公門必扣顙徘徊久之乃去公雖已老有家而出入恒徒步人謂公豈無以為騎耶公曰出而騎而齒有加我者我何以安於騎也且吾猶任徒步公之為長者如此楚俗淫於祀公獨絀它祀曰舍吾行而憑神神詎福我

不然我之禱久矣衆強之弗得也以故里中大小習公謹雖親信之而弗敢以狎加公公之諸為德則李恭人與有力焉恭人於內則多所闇合年四十而內外親罕覩其面屏以外不聞罄欵也時時勸邵武公諍於族寧宛母寧許其遇間黨寧下之母上之公以故益力為長者恭人尤能調和其先後至廢著人自相勉曰庶幾異日不墮室如李媪哉當季恭人沒先公一歲其年六十有七而公之年六十有八是時有子四人其長國佐天而參政尚困諸生里中為次嗟涕洟曰是何以死也夫為善者曷徵哉而參政之領



辭也與成進士也乃俱加額曰為善者徵矣是可以  
死也則又疑之曰造物者果徵善而胡以弗及二老  
人之身也夫豈惟公里中即不佞至今猶疑之雖然  
積厚者流必長樊侯之樹漆易世而後獲其用而况  
於樹德者哉夫以公之為長者不能出其里李恭人  
之為淑不能出其家而其效使 人主知之不曰歛  
福弗耀則曰克相訓迪胡以云善弗徵也且夫緩而  
弗爽者天也參政之贈公與太恭人後名位日隆隆  
起行貶恩矣而其仲國化亦仕為楚典儀正諸孫九  
人曾孫男十二人穎異能脩其家言者相比也柰何

以緩疑之始吾友李攀龍者用順德守最追贈其父  
母如其官秩而世貞為之表其墓然天下不謂其先  
人以順德守顯而以攀龍顯今於參政亦云參政名  
國倫其諸孫子女詳具左



身州山人補入卷之六十四

千四世經堂亥



